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THE MOMENT
一字一刻

SPRING
2023
NO.3



WINTER
2023
NO.3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The Fairy Lake Supplement

THE MOMENT

一
字
一
刻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中文刊名《一字一刻》乃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林成川老师提供,“原句见于袁宏道《虎丘记》和张岱《虎丘中秋夜》,原意是唱戏,表演行腔,每唱一个字,长达一刻时间。也可以字面理解为每写一个字,需要一刻时间,或者写字如同雕刻一般用心”。

《神仙湖畔》杂志社出品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WINTER 2023 NO.3

主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主办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下属《神仙湖畔》杂志社

出品人
马明霞

主编
北 海

副主编
李佳阳

英文编审
陈俊豆

中文编审
徐 涵
张筠尉

封面设计
陈彦升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栏目中英文书写
魏 禾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罗雯静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学生主编
祝一寒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编审
杜 可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林之源 厚含书院 理工学院
叶润博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于 睿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行政
肖毅然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执行统筹）
王梓涵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叶未央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宣传
惠诗雅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执行统筹）
陈 诺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陈依雯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黄语忻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刘璐嘉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伍彤悦 厚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赵 越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特别鸣谢（联合宣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社会实践中心 下属学生组织 乐泽花园

版权信息 COPYRIGHT INFO

版数 PRINT RUN: 500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Dec 2023

版权 COPYRIGH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 fairylake@cuhk.edu.cn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copyright holders and of the publisher.

发刊词： 文学与人生

每个念中文系的人可能都碰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文学究竟读什么？更直接者，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大概不分时代，都有诸多好奇甚至质疑的人。家学渊源如林文月在《读中文系的人》中也说学生追问自己：“老师，你为什么不读外文系，却去读中文系呢？”这些问题倘若让知堂先生来回答或则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又或用梁实秋的话：“文学不能救国，更不能御敌，但健全的文学可以陶冶性格，使人养成正视人生之态度”当然，文学之于生活，除了“无用之用”，似还可有诸多启发。

我们现代所熟悉的文学概念始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许子东教授在谈及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曾说：“在中国，文学和社会，和现代中国的缘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学在国家社会中的使命是高过很多国家的。”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后来在现代文学诸大家笔下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演绎：鲁迅用铁屋中的呐喊道出了人生最痛苦莫过梦醒后无路可走；凌叔华告诉我们，人生最无奈是拼尽全力后依然要接受命定的失败；稍晚些的沈从文则用微笑写出了人生悲剧中的无意识：“三三还是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了。”

经典文学之所以经典，离不开作家直面人生诸多难题时的勇气与思想，文学的传世魅力或正在于此。如果经典文学可以有唯一诠释甚至定论，如果翠翠和傩送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那《边城》的意义应会大打折扣。

白先勇说：“文学最大的功能，是唤起人类情感深处的恻隐之心，文学家可将人类心灵深处无法言说的痛楚转化成文字。”《雷雨》尾声，周朴园独自看望两位疯妇人，作者苦心豁然明朗：“宇宙是残忍的，世界是冷酷的。”所以，什么才是人世间最大的惩罚？不是死亡，是活着，活着才是对个体最大的惩罚机制。

文学，直面人生的无解！直面世间最大的未知！白云苍狗，不变的，永远是人心。文学也许无法直接作用于现世，但是文学可以触动我们的思想，或许这就是改变世界的开始！

—— 吕识途 / 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

编者札记： 一些我们的“湖畔文艺”

从“文学增刊”到“文艺副刊”，我们都在做着什么。

在行尾，我留了一个句号，便回答了这呼之欲出的疑问。文学不适以实体来定义，我们确实是在做着“什么”——功利视角下的花拳绣腿，哲学家眼中的“无用之用”。你若对此形容心生异议，请允许我们先感谢你对本刊的厚爱。我们相信，每一册精心编制的刊物都是丰富的，生活的灵感，思想的共鸣，以及那些耐人寻味的瞬间，都被文字所捕获记录，长久地保存下来；而后，我们亦发现生活之书并不仅仅是文学的篇章，艺术亦为其注脚，润色几分。于是，这本刊物便被更了新名。

但它的底色始终如一。

我们执着于保留那份“湖畔文艺”，仍执着于以最纯粹的方式去真实地记录，去热烈地讨论。在神仙湖畔的校园里，我们关注着人们的日常：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品尝快乐，如何探寻生命意义——这些生动而鲜活的内容就如同湖畔的波光粼粼，构出一副文艺的图景。文艺副刊，就是神仙湖畔的一叶扁舟，珍藏着每一份生活原稿。

于是，我们的工作真的无非是些“什么”。或许不能让你学会怎么作文写诗，不能教给你怎么让艺术充盈生活，只是继续用黑白印刷出纸页，规格朴素，愿望简单：我们在做一些，湖畔生活里流着的文艺。文字无声而坚定有力，你或许会在两三篇故事里流连忘返，感受着书页纹理脉络，感受着字里行间的真挚，生活的美好就将与你同在。沉下心翻了一小会，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工作要赶，静静地合上，便好。我们并不赋予这本刊物更多价值、也不留下过多定义，只当它在你的手中展开之时，一切存在因你而存在。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珍视每一篇稿件，怀珠若贝。我很郑重地写下这点，决不是耍嘴皮子。

—— 祝一寒 / 学生主编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发刊词: 文学与人生	吕识途	01
编者札记: 一些我们的 “湖畔文艺”	祝一寒	03

诗歌

大学	《神仙湖畔》	09
在山顶	李雨轩	10
午后的新雨	王清玄	11
中秋	林之源	12
曲径晚秋	林之源	12
钥匙——写给一段温柔记忆的散文诗	王侑欣	13
纸上的距离	王侑欣	14
写给人间的情书	刘云帆	15

散文

秋园的况味	张若含	19
遇见一条蛇	杜 可	25
做梦的权力	温朗萱	27
Echoes of Bereavement	赵 弼	31

评谈

边缘成诗——谈谈姜烨电影	梁倍宁	37
A Display of “I” : Why do Young People Need Flash Travel so Badly after the Pandemic?	李知航	43
旧时代理想主义的悲歌		
——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李泽孚	47

小说

河城	叶润博	57
桂花糕	欧国维	63
洛杉矶的基督	潘 越	69

展览

菌类，人类，以及自然	Parklife生活在公园	75
展品《挂起公园：圆圆》		76
展品《最后一座公园》		80
就像蘑菇一样——对话「最后一座公园」策展人		82

詩 歌
Poetry

大学

诗 / 《神仙湖畔》

神仙湖畔

梧桐山麓

诗歌在浸润发芽

风吹过草地的脉搏

天空自染上青春的节奏

滴落下

蓝花楹的故事

故事流淌成文字

一字一刻

肆意生长

文字总与记忆捆得最紧

让时光变得生动

现世和命运交织其中

让岁月泛起纹路

瞬间和永恒就停滞在湖畔

纵光影苍狗 鱼龙曼羡

大学以文字哺育我们

我们以文字书写大学

此诗为《神仙湖畔》杂志社2023年秋季见面会诗歌接龙中全体创作。

在山顶

诗 / 李雨轩

在山顶，

太阳正要西沉。

砖瓦、树木的影子在地面摇动。

一群星星落到地上，

树梢是它们的摇篮，

草丛是它们的海洋。

云浅眠在山的头顶以下，

它们几乎一动不动，

已经睡着过去。

在山顶，

呼啸的风轻卷云的边角，

它们连带起烟或者雾。

太阳还没有睡下去，

它曾升起的方向，

黑暗已经降临。

可是我身后正有余晖的温暖 ——

寒夜的风舒卷了云，

寒夜的风教我感觉不到冷。

我坠落下去，

向着东方，

向着一个将要到来的长夜，

向着一个将要升起的太阳。

午后的新雨

诗 / 王清玄

午后的新雨带来

新的凉意

新的灰色的云

新的空气

但我们不还是一仍其旧

下了车, 穿过人群

奔赴在雨里?

午后的新雨是无声的

我却听见人们的梦

窃窃交谈着:

关于焦虑和焦虑的间隙

关于好运气和坏运气

刹那间 它们在雨中合为一体

而你我擦肩而过, 各奔东西

坠落、枯萎、消失在风里的

雨: 这一滴 那一滴

我要说出它们的联系

又惊默于它们的差异。

呵 午后的新雨

你为谁停下脚步

为谁重新开始?

十月十九日

中秋

诗 / 林之源

流动的月光

游历万里的归舟

映在你我的面上

一道浅浅的银

芬芳的茉莉

飘越千年的思绪

流进你我的梦里

一家黑白的琴

注: 茉莉指世界名曲《茉莉花》,

此诗系中秋回校听到钢琴弹奏的《茉莉花》有感而作。

曲径晚秋

诗 / 林之源

闲来径取幽, 夕日水中天。

云游载痴雁, 树伏戏忘川。

晚霞送初月, 新亭坐旧人。

独望岑中玉, 雪落竹下潭。

钥匙——写给一段温柔记忆的散文诗

诗 / 王侑欣

您给我这把小钥匙, 这样, 我想来, 随时都可以来

您说, 藏在音箱上, 那叠空白的答题卷下,

如此, 我不用“记得带钥匙”

每一天, 我和太阳一样早来:

开窗, 烧水, 阅读艰涩的文字

我总是轻轻敲门, 又轻轻将它掩上

直到有一天, 我不再来

您默默取走钥匙, 同往常一样将门锁上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遇到很多很多

相同的门; 可我不再有那把小钥匙

纸上的距离

诗 / 王侑欣

我想与你交换一首小诗;

我们的眼睛与纸, 互相阅读着对方。

从前, 我们读诗, 为了倾听。

现在, 我们读诗, 为了回应。

写给人间的情书

诗 / 刘云帆

我想让你看见我
我曾在盛夏听过蝉鸣
一声知了惊落久悬的枯叶
光阴在摇椅的鼻息中流逝

我曾到过遥远的荒漠
一叶孤舟横在湖天之间
倾诉着消亡的、璀璨的文明
我也见过繁星绽放的夜空
一条银河仿佛触手可及
宇宙的奥妙从亿万光年以外到达
一瞬的喧嚣, 永恒的静谧
我了解孤独
当飞机从城市边缘升起
车流、街灯像蛛网一样四处延伸

我曾到过人迹寥寥的教堂
巨大的穹顶下
兀自传来苦难者的一声叹息

我也喜欢烟火气
深夜的小吃街
丈夫憨厚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妻子的笑意跃上眉梢
我爱看寂寞的日落
江边的钟楼声穿越百年
旧租界和新世纪融为一体又泾渭分明

我探访过街边的玩具店
孩童的梦想蒙上灰尘
关于机器猫、仿真手枪和时空旅行
我爱去河滨散步
老人对坐弈局
晚风拂过如敌人的低语
我在初雪盛开的时辰欢呼雀跃, 喜逢新年
也怀念旧时光中大片的火烧云、乡下的农田、连绵的群山
而所有我在人间遍历的一切
从知道你名字的那刻起
有了存在的原因

从遇见你的那刻起
便是万物可爱的欣喜

散文
Prose

秋园的况味

文 / 张若含

“这是一本爱好文学的人在她六十多岁时开始写作的自己的家族史，她诚恳地记录下她的母亲、父亲和自己所经受的人生，让我们看到生活最朴素和真实的样貌，那些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不被察觉的个人的命运。这本书是作者在厨房忙碌的间隙在一张板凳上写就的，是一位女儿书写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位母亲写给自己的子女，更是一位女性为我们讲述她自己的渴望与追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真实地体会到——写作是最小单位的自由——这句话的含义。”

线性的时间观常常令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事物总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定有光明的未来在前方等待着我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秋园的一生便是这样，儿时在洛阳的生活，以及婚后在南京的生活，都还算是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秋园所嫁的丈夫杨仁受是国民政府的上校军官，夫妇二人虽不是自由恋爱，但也琴瑟和谐，在南京生活的时候，生活虽不宽裕，但小家庭温馨快乐，一切都充满了朝气和希望，相信彼时的秋园对未来的生活也是充满了信心和期待的吧。只是在幸福的当下，谁又会想到，往后的日子竟会愈发艰苦起来，以至于秋园一家要沦落到家徒四壁，向乡里四邻乞食为生的境地呢？

因为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仁受带着妻子秋园、长子子恒乘渡轮溯江而上到重庆去，途中经过武汉，战火纷飞，时局动荡，仁受担心此去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瞎眼老父，犹豫再三之后，请同事起了一卦，依卦象所言，终于下定决心在武汉下船，辗转回湖南老家探望老父。这确实是秋园命运的转折点，正如书中所写的，“下船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读这段话的时候，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尚不知愁滋味的少妇的形象，连接船与岸的吊桥仿佛就是命运的绳索，脚下便是滚滚的时代汪洋，绳索颤颤巍巍，系着命运的两端，而她正沉浸在小家庭的安稳幸福中，还不知道时代的沉重，轻轻快快地就踏过了……

看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后来的困厄之中，仁受和秋园可曾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如果没有因为老父执意留在湖南，仁受也不会因长期滞留而被停职，他的仕途应当还有希望，如果后来随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那又会是另外一个故事，像是《巨流河》；但以仁受这般眷恋乡土，他很有可能会留在大陆，如果这样，那他们一家的遭遇或许会更坏；又或者，根本等不到内战的结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仁受这一介书生或许根本熬不过抗战的炮火和无情的国共内战，如果不是躲在湘阴的山坳里，恐怕某一次重庆的空袭就会夺去一家人的性命，或是在残酷的党争中被清洗殒命……这样看来，或许下船未必是绝对坏的选择，或许那卜的卦也并没有错。只不过，人生确实充满了无数的岔路口，每一条路都通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图景，好事或许会变坏，而坏事也可能会变好，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这或许就是命运这座小径分叉的花园令人着迷之处。

书中没有写到太多仁受的内心世界,我只能猜测,他长期滞留在湖南乡下,或许也是出于他文人的秉性。以他仁厚天真的个性,他可能早已厌倦了官场的争名夺利、尔虞我诈,就像他1953年在土改复查中被重新划分为旧官吏,关了起来,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他在对女儿袒露心声时说道,“……国民党确实腐败,我深有体会……”还有,在他此前被划分为贫农,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时,他欣喜万分,满怀憧憬地立志要成为一名农民,他说:“我就是想过一种农家的生活,当个农民好自在,可以少和人打交道……”“良田千顷,日食一升;广厦万间,夜眠八尺。我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官,只要有口饭吃,有身粗布衣裳穿就行了……”有可能,仁受在南京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内心苦闷的政府公务员了?可能也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会因为生活和事业上的种种问题而感到不快乐,甚至郁闷?当他正苦于体制的羁绊时,大时代给了他逃逸和归隐田园的机会?

关于那个时代,我们所熟悉的往往是青年从家庭中出走,投身于大时代的故事,好像《青春之歌》,还有萧红、丁玲的人生轨迹,几乎近代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都曾经历了从家乡或家庭出走,投身时代激流的选择,即便是我们身边那些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大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让我想到我的姥爷和姥姥。1937年,当仁受和秋园在汉口码头等待泊岸的时候,我的姥爷可能正在汝河的滩涂上玩耍。那年他才十岁,听妈妈说,在河南大饥荒的那几年里,姥爷和村里的人就靠在汝河里捞虾米吃度日。兴许是小时候吃了很多虾米,直到晚年姥爷身子骨一直很硬朗。姥爷是在他兄长的支持下,一路读书,参加革命工作,成为干部,从村里到县里,直到最后到了洛阳邮电局。姥姥也是如此,跟随自己投身革命的兄长从南阳的地主家庭中跑了出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经人介绍与姥爷在书信中交往,最后在洛阳结婚成了家。

仁受的青年时代,也是一个从家乡出走,外出闯荡的故事,因为书读得好,仁受十六岁时被自己的教书先生托付给在国民政府为官的门生,被从家乡带了出去,后面成了上校参谋。对于一个乡下孩子来说,这也算是改变了命运,飞黄腾达了吧。只不过,后面的故事和我们所熟悉的就不太一样了,仁受没有像历史上、故事中那些义无反顾的“青年”英雄一样,继续在大时代中乘风破浪,而是从大时代的广阔天地又退回到了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乡土田园之中。仁受的“退守”或者“回归”,究竟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已无从得知。只是,从大时代中不断退走的仁受,并没能躲进自己的桃花源里守得一家人平安,相反,仁受、秋园和孩子们最终还是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吞没,任雨打风吹去……

相比我们熟悉的那一套关于青年投身时代的洋溢着豪情与壮阔的“五四”叙事,从大时代中退走的仁受的一生,更加充满了遗憾与悲剧的意味——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真正走过和承受的一生,一样值得被书写和追问;而仁受和秋园的故事让我们在时代的主流叙事之外,看到了历史更加粗粝和真实的一面,听到了那些被历史淹没的声音。这让我想到电影《隐于尘烟》里那首诗:

“对镰刀,麦子能说个啥?对啄它的麻雀儿,表子它能说个啥?对磨,麦子它能说个啥?被当成种子、麦子又能说个啥?”

仁受和秋园,还有书里的四老倌、兵桃、小泉和人王等等,都是在历史的尘埃中默默无言的麦子。但《秋园》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了麦子们的声音,麦子面对镰刀的哭泣,面对麻雀的抗争,面对磨的忍耐与乐观,面对土地生生不息的爱与希望……

人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但注定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想象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人,在一片暮色之中注视着帝国落日的余晖,那种萧瑟悲辛之感,恐不是一个身处盛唐的人可以体会的。人只有随着阅历的增长,才会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就好像水里的鱼第一次意识到水的存在。如果想象一种镜头语言,或许是从一个大特写拉到一个大远景,要足够的阅历,方才能认清,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原本以为仿若世界中心的自我,其实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

这不禁让我想到某一年我在开封朱仙镇的一个大清真寺里看到的一句话“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前定”就是所谓的“命”,是已经注定的、无从选择的,比如你所出生的时代、国家与家庭,这些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但如果人只能屈服于那巨大的、不可抗拒的神秘之物,未免又太令人灰心。好在人还有自由。人的选择与行动是由自己决定的,这就像是渡河的舟楫一样,可以帮助我们渡过前定的茫茫大海,超越那些我们所不能决定的事物。

人人都希望度过安稳顺遂的一生,只是世事无常,如若总要吃些苦头,也宁愿是先苦后甜,好让人生有一些希望和向上走的盼头。只是,真实的人生并没有那么多逆袭的故事,如果注定要面对艰难的人生,人应该如何生活下去?特别在已经初尝过人世的甜美之后,在面对漫长人生的苦涩与无望时,人应该如何自处?秋园和书中所有平凡的普通人给予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活着”。就像床下那颗破土而出的青笋,无论如何,只要努力地走完整个人生,就是生命的收成了。就像“秋园”的名字,其实她的本名是“秋芳”,只是她的人生并没有繁花似锦的热烈和热闹,更多的是饱经风霜的沉淀与从容。秋天的园圃,不论园中是苍松翠竹,还是经霜的藤蔓瓜果,亦或者只有铺陈满地的金黄的落叶,都是一幅岁月沉淀的饱满丰收的景象——纵然结的是不堪入口的酸杏与苦瓜,谁又能说生命在它们身上就更轻易一些吗?这或许就是秋园的况味吧。



图 / 刘晶

遇见一条蛇

文 / 杜 可

你看到蛇的时候, 蛇就看到了你; 或者说, 蛇早就感知到了你。你走路时睫毛带起了微风, 鞋底留下了震动; 一种语言在空气里无声无息地迅速传播, 在你的肢体和它的肢体间倏忽亮起一条闪电。于是它从河岸的湿泥滑进混浊的江水, 水面的余波是它逃跑的回音。

这显然是一条陆蛇, 尾部细长。它露出水面的部分闪现红色, 而下半身却是绿色。这两种极大对比度的色彩从它颈部圆滑地过渡。以闪亮的鳞片为画布, 在小指粗细的背部利用阳光渲染点缀, 使其外表浑然一体, 精巧绝伦。它本来就不属于河流, 所以现在它摆动尾尖, 试图寻找一个可以上岸的岔口。它的运动不同于任何一种生物——毕竟它没有脚。

你见过饭馆里的大王蛇。那蛇很粗很长, 盘着缩在麻袋里。跑堂的小二把它们一只只拎起来, 而你隔着红色的尼龙绳试图分辨它们是否还能活着; 活着的肉更紧致好吃。你的手指是一道命令。一只两斤二两的大蛇被选中, 倒出来时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厨师款步走来, 他的鞋子充满了水声。他像抡鞭子一样抓住它的尾巴, 再一次用力地抽在地上。在两次凶猛的撞击后, 蛇仍在扭动; 但它看起来不像是一种生物, 是一条水管或者被水流拂过的海藻, 总之它就是不像一条蛇。尖刀在七寸划了一圈, 快到你来不及反应, 蛇头就掉在了地上。那两只闪光的眼睛也没来得及熄灭。

厨师开始处理蛇的遗体。他的水泥鞋踩着蛇身, 把它绷紧后刮下鳞片, 然后挤出内脏。心、肝和肠子顺着血流流到蛇头前面, 流到它灼热的视线里。“它还在动。”你指着蛇头说。那颗没有身体的头载着某种情绪, 嘴巴像鱼一样开闭。它的獠牙已经拔去, 完完全全地无害了, 它的愤怒都是无望的灰烬。但是它还在动, 甚至在你的手指靠近时发出沙哑的嘶吼。

你知道一切都是有源头的, 比如它的苟延残喘是植物性神经赋予的功能, 同任何有神论的东西没有关联。可是这还是让人害怕。这比走过菜市场时那些包头鱼的大嘴更令人畏惧; 一头老虎的死亡让人叹息。感受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虚伪的仁义: 它的生命被量化为千把来块的钞票, 而这价值甚至比很多人都高。

厨师在机械化地操作,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被剥离。它的内脏、血肉、魂灵, 一块块地码好堆砌。

总之你不再看下去。你走回餐厅, 一会儿蛇肉就端上来了。椒盐适合大蛇, 小蛇炖汤也很香。你本来想说要不那蛇头也可以熬粥, 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下。蛇头从不出现在餐桌里, 因为客人害怕。好笑的是人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又畏惧着这种生物, 形成一种精神食物链的倒置。有名人说长蛇和猛虎是一个级别的动物, 所以它的死亡甚至也带着殉道的意味。好像一条龙死在泥淖。

或许是出于一种欣赏, 又或许是因为嫉妒, 你选择跟着这条蛇在岸上踱步, 用脚步的振动把它逼回它不自在的河流。蛇的运动很顺畅, 即使它并不是天生就会游泳, 但是它还是在游动。你无法盯着它身上的一点, 因为倏忽它就前进了, 运动轨迹形成一种几何状的波浪, 好像能无止境地延伸。你从这种单方面的霸凌里获得力量, 这条不及拇指粗的小蛇在你的压迫下前进。你获得一种主宰感, 进而延伸到整个族群, 那就是人到底是世界的主人, 我们能驯化、使用、宰杀我们想要的一切东西, 只要我们能。我们不惧任何危险。

就当你沾沾自喜的同时, 那蛇从一个缺口溜上了岸。它走得很快, 你确定某个时间里它回头看过了你。你整个人都被震慑住了, 包括你的脚已经僵直在原地, 完全背叛了企图逃离的身体。它那么小, 你开始幻想它会不会钻进衣服和鼻腔, 从里到外像在河里游泳一样顺畅地游出。但是这条蛇已经走了很久了, 它像来时一样, 不知何时出现又消失。

做梦的权力

文 / 温朗萱

最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有割裂感,一边是看不到尽头的忙碌现实,一边是遥不可及的梦与幻想,现实和意识被不知名的手分割得愈发遥远,我看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忽然开始理解为什么柏拉图会诞生两个世界的想法。那些藏在另一个世界,捧着热气腾腾加着棉花糖的可可,坐在泛着蓝色水波的湖边读书的梦,抱着厚重的书籍披着斗篷穿梭在拥有魔法的古堡的幻想,只有在偶尔感受到一阵温度恰好的风或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躺在柔软的被子里时才会有刹那的机会去相遇。我总在那时,透过两个世界之间的罅隙,去窥探一会儿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相似的幻梦越来越多,成为有实质体积的光球,终于在过载后爆炸诞生了新的世界。我在旧世界踽踽独行,可脖子上却缠着一根从脑里连出的线,线的另一端没在新世界里,由此,只为另一个世界抬头。我没办法离开旧世界,我按部就班地遵循着它的规则,但我知道,我依赖另一个世界存活。

我常在想我这般忙碌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无法跳出旧世界的圈。我从没有人有我托底的客观原因,想到没办法接受自己无所得、无所获的主观因素,再想到世俗定义的成功和逃不掉的期盼。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想去感受,最终发觉,原来我只有思索的自由,没有改变的权力。世俗就是这样的强大,我生的出改变它的念头来,却改变不了经它诞生的我。我必须顺从规则,因为我没有特立独行的勇气与运气,更因为,我的渴望与世俗息息相关。

可现实的渴望太缺乏温度,执着于现实的人往往被世俗榨取了内核,显出机械化的冰冷。感知力、思维的柔度、艺术和情感,那些将人与机器区分开的特质的萎缩常会带来人内在天平的失衡。有人说:“人一定要爱上点什么才能心甘情愿留在人间,可以去爱残缺的月亮,沉睡的花朵和早上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心一定要有所求、有所动,时间才值得期待。只有跟这世界真心打过交道,才知道情感的交织是多么尽兴的事情。”对成功的渴望,放不下的俗世执着只能成为目标而无法成为赖以维生的支柱,我需要去爱那些疯狂,华丽,五彩斑斓,彷徨的梦,哪怕它们只存在于意识,却成为我不可或缺,最代表我的一部分。我忽然发觉我第一次触摸到精神世界的庞大,伟大的思想经由先哲的大脑诞生,环环相扣的剧情与文字在小说家的笔下徜徉,现代人对脑科学的探索好似掉进繁茂之地的尘埃,总会有科学无法解释的无垠之地,而那里落英缤纷。

有人常说:“你要记住,除了生病以外,你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给你的,而非真实存在。”可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从不认为由已成形的价值观造成的现世痛苦是可以通过两三句有逻辑陷阱的话来逃避的,而将意识世界的幻梦在现实中呈现也是无稽之谈,但梦与幻境带来的治愈效果却真实存在。

想象会带来美好、轻盈与满足,现实带给精神的压力可以由精神本身缓解。

新世界的存在能在任何时候给予支持,支撑人们一步步靠近现实的渴望。其中藏匿的不一定是厚重的思想,高雅的艺术,任何能给本体带来愉悦与幸福的产物都能在这里肆意生长,世俗的眼光被隔绝在外,你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自己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所带来的乐趣,最大化利用做梦的权力。

精神世界的支柱与现实的渴望应被分隔开,这样便不会因为现实的痛苦而丧失精神世界的疗愈机能。我能在任何时候想象出摆满好看的瓷器的橱柜被刷上暖白色的颜料,推开窗望去是雪山山脉反射的金色光芒,室内的咖啡机上冒着薄薄的白烟,万物温柔地包裹着我。我仰头去看屋檐上三五成群的鸟闪着光的羽毛,这份柔软在我离开想象后依然伴随着我,连接着两个世界的线牵动我,我在现实世界里也渐渐抬起头来,我想起加缪的一句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过载的信息在逐渐剥夺人们对想象和梦境的感知力。面对信息人们倾向于接纳,判断,做出简单反应,然后埋头继续捡拾地上的硬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丧失了孩提时代对世界的幻想和好奇,我们早从过家家的游戏里毕业,把想象归为儿时幼稚的把戏。看见好看的风景图片时我们惊叹于它的美丽,却不再进一步幻想如果身处其中会是什么体验,十九岁的我们开始放弃期待霍格沃茨的猫头鹰送来印着邮戳的来信。最近有一个流行句式叫:“我都不敢想……。”可是有什么不敢的呢?做梦是最低耗且不影响任何人的活动,我们永远拥有做梦的权力。对于人独特特质的最大化利用总会带来意外之喜,幻想,梦境,意识这些至今无法解释的脑电波活动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人们庸庸碌碌地找寻着六便士,却不知道自已本身就拥有着月亮。

客观现实的慰藉已经被定性,不外乎目标的达成,奖金的获得,他人的艳羡与夸赞……而没有达到的人总是多数,失望的累计导致绝望,人们看着拒绝和失败给自己下了定局。或许是时候去找回儿时遗落的想象和梦境了,是时候给紧绷的神经一点放松的空间,想象穿梭在人来人往的闹市里,买烤串时的老板额外赠送了你一串烤肉,月亮悬挂在高处,能清晰地看见上面坑穴的走向,浸泡在晚风里正巧碰见了卖鲜花的姑娘,没有人认识你,但每个人在与你对视时都有和善的笑意……请务必让简单的快乐与温柔入住你的脑海,想想所追求的世俗的渴望后真实的喜爱和心动,然后将它们装饰进你的新世界里,那是不论现实发生什么都不会坍塌的梦境。

所以,请继续做梦吧,不论在什么时候;请相信想象的力量,在任何时候。



图 / 侯朔炤

Echoes of Bereavement

文 / 赵 弼

An old man ambled down the street from a crossroads. His attire, a white shirt paired with baggy suit pants, a black belt, and vintage leather shoes, struck a familiar chord. As he passed, our eyes locked for a fleeting moment. Suddenly, an unexpected figure from my memory overlapped with the old man. My grandpa, who used to dress in an identical fashion, materialized in my mind.

A rush of nostalgia and longing engulfed me, and without warning, tears welled in my eyes. Chloe’s voice pierced through my emotional haze.

“Hey, hey! What’s wrong with you? I called you several times, and you didn’t answer me.”

Her hand rested on my shoulder; concern etched on her face.

“Are you alright?”

I shifted my gaze from the old man to Chloe and managed a weak smile.

“Nothing, I was just in a daze.”

I shrugged, attempting to dismiss the overwhelming surge of emotions.

A summer nightmare, carefully tucked away in the recesses of my memory, surfaced, triggered by the sight of the man in white. Unprepared for both sudden goodbyes and hellos, life’s unpredictable twists and turns unfolded before me in ways I had never anticipated.

The car screeched to an abrupt halt, prompting me to leap out and dash into the factory. There, on the ground, lay Grandpa—his face marred with black and blue hues, blood trickling down from the corner of his mouth. In that harrowing moment, I found myself suspended in time, even forgetting to draw breath. Dad’s urgent command echoed behind me: “Get back to the car!” He shielded me from the distressing sight. The searing summer air carried an unexpected bone-chilling cold.

The man in white, now prone on the ground, had once shared a two-story suite with us. He used to chauffeur me to and from school on his motorcycle, his face radiant with pride when I clinched the top spot in my grade. Fond memories surfaced—of him cheerfully purchasing hairy crabs from the market during their season, solely because I relished the crab legs. Yet, the warmth of these memories swiftly gave way to the stark reality before me—the mournful funeral cries, Grandma’s solitary silhouette at the door, and the eventual sale of our cherished two-story suite.

In the blink of an eye, a young couple, holding their child’s hand, stepped into what used to be “our” home. The ebb and flow of life had ruthlessly swept away our history. People often speak of the “stages of grief”—denial, anger, bargaining, depression, and acceptance. Seven years on, the mere sight of a stranger in a white shirt still evokes a pang of grief within me, a haunting reminder of irreparable loss.

Life forged ahead, yet the silhouette of the man who left for work one morning never returned. In my adolescent dreams, I clung to the naive hope that a deep sleep could restore normalcy. The illusion shattered with each morning. It felt as though none of us had a proper farewell to Grandpa in our hearts. Life pressed on, relentless in its demands. My parents had jobs to attend to, and I had the rigors of school to navigate. Though our hearts bore

the weight of an unrelenting downpour, there was no shelter, no umbrella to shield us from the ongoing storm.

I left the town and went to the high school nestled within another district. I guess my parents and I wanted to start a fresh start, an endeavor veiled in the illusion of having moved beyond the depths of sorrow. Yet, in the quiet solitude of sleepless nights, the weight of my grief unfurls its presence, and only then do I come to terms with the subtle mourning that has silently settled within me. Bereavement, an emotion I had not consciously acknowledged until these nocturnal vigils, reveals itself like a relentless migraine, a persistent affliction with recurring waves of anguish.

In those silent moments, the flood of childhood memories spent with my grandpa inundates me, an emotional tempest both bitter and sweet. The specter of bereavement, an emotion hitherto unacknowledged in my conscious thoughts, emerges with a force akin to an unremitting migraine—a relentless affliction marked by recurrent waves of anguish. These nocturnal vigils become a revealing conduit, a journey into the uncharted territories of my emotions, where the contours of grief etch themselves upon the canvas of my soul.

About six months later, my mom’s dad passed away due to liver cancer. Grandpa had been unwell for quite some time, and despite Mom’s best efforts to buy more time, she couldn’t hold it off. Even in his final moments, Grandpa, always considerate, silently endured the pain during a night of vigil, so his kids could get some decent sleep.

A rush of grief and helplessness engulfed me as I assisted my devastated mom out of the funeral hall. Seeing my dad with a head full of hoary white hair hit me hard, making me realize that my parents are getting older. The thought crept in that maybe, someday, they would leave me too. It triggered a rapid breath and a sense of panic.

Time, like a big sieve, sifts people away one by one, and I found myself without the authority to say no to its relentless march. My grandfather’s parting words continued to ring in my ears. Struggling to open his eyes, he

grabbed my hands and earnestly said, “Live your life. Live well, happily.”

To describe the taste of bereavement is to articulate the essence of a chronic ailment—something lingering, punctuating life with its enduring ache. The loss I carry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my existence, a burden that, over time, should mellow. Yet, it persists, a poignant reminder of a love once cherished and now perpetually missed.

As life’s seasons change, the pain may evolve, its edges perhaps softening, but the indelible mark of memories and love remains. Bittersweet, like tears mingling with laughter, these emotions weave into the fabric of my existence. The journey through bereavement is an odyssey, and though the path may become more navigable, the echoes of what once was will forever resonate in the chambers of my heart.

Life is full of sudden goodbyes.

Ye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maturity has ushered in a reluctant acceptance. The reality is that we are all bound by the inevitability of life leading to death. Inescapable hardships and the aging, or departure of loved ones are the deepest sources of sorrow. Uninvited, grief and loss become our unwelcome companions, and the journey of coping become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The wisdom of Earl Grollman resonates: “The only cure for grief is to grieve.” The suppression of emotions, a toxic elixir, only prolongs the ache. It’s okay not to always be positive; what matters is remembering that those who’ve departed would wish us happiness. Pain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existence; and grief, the poignant reminder of life’s transient nature.

The death of loved ones ought to illumin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iving. As loss is an inevitable facet of life, the wiser path lies in embracing the present, reveling in each day, and cherishing the time we share. Those who have departed may physically be gone, but their enduring love transforms into an impenetrable shield. With this realization, I navigate the stormy seas of life.

評談
Criticism

边缘成诗——谈谈娄烨电影

文 / 梁倍宁

“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苏州河》里, 摄影师的画外音如是说。如今, 这句话几乎成为了所有中国独立电影人的口号。电影学者张英进曾评论, 第六代先锋青年影人, 批判的对象往往是“极端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感”的第五代“八股电影”; 而在纪录片领域, 则将矛头指向“电视台制作的远离老百姓生活的政治宣教”。如果不是八股, 如果不是政治宣教, 如果电影只是电影, 我们究竟该谈论什么?

在《颐和园》采访中, 娄烨说, 我不是历史学家, 我拍的也不是一部历史电影, “它是关于情爱的、情绪的、冲动的”, “我只是提供一个人视角”。娄烨的电影不少引用黑豹、沼泽等乐队作配乐, 而“摇滚”, 谈论的正是关乎“性情, 自由, 灵魂”的主题。剥离华而不实的外壳, 电影只是电影; 恰如从名誉、流量、人气的欲望淤泥中拔地而起的野性呐喊——摇滚一样, 音乐只是音乐。当瘦骨嶙峋的理想主义偶然被资本喂饱, 会变得圆滑, 能屈能伸, 自保明哲。而若要打着“求真”的旗号冲锋陷阵, 则又意味着愣头青, 意味着对抗体制, 意味着被禁拍五年作品埋没不见天日。究竟是“出世”还是“入世”?

在娄烨身上, 我看到了从一而终的回答: 独立且坚定, 温和且隐忍。他的电影如其人一样, 是充满性格的。

一、边缘人就是所有人——每个个体都是饱满的血肉灵魂

主流媒体喜欢宏大叙事, 靠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评述时代风云, 赚足观众感动的涕泪。而娄烨的电影往往关注小人物、边缘人, 一如在《苏州河》的开头镜头里飘出窗外街道上, 走来走去、你都不会多瞄一眼的人。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个体叙述“纵深性”。娄烨最重要也最备受争议的电影《颐和园》, 就试图以余虹个人视角记录上世纪末中国的时代故事。毫不意外, 这种宏大叙事的初次尝试, 依旧被杂糅进浓厚的“娄烨式个体化叙事风格”中。

影片以余虹的私人日记开头, 中间两次插入余虹在独自在枯干的游泳池写日记的旁白; 风, 柳絮, 蜷缩的少女, 配以摇滚鼓点的音乐, 和郝蕾迷人的声线。在幕后采访中, 娄烨说, “爱情是一片叶子, 事件就是大树, 一片叶子能反映整棵大树的信息。我讲好了爱情, 就讲好了世界。”记录反映大时代的荡气回肠, 从来不是他想要做的事情。《颐和园》提供的是一个个体的视角、余虹的视角, 重要的是余虹在大时代中的情绪感受, 而不是大时代本身。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也许没什么贡献。骑个二手摩托满城跑靠诈骗过活的小镇青年, KTV里灯红酒绿说说脏话第二天继续上班的舞女, 你说他们有什么贡献。他们甚至是与世界割裂的, 排挤在歌颂赞扬的对象之外; 没人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成功学”社会价值标准下的模范。有时觉得,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真苛刻。但在娄烨的电影里, 却能看见令人宽慰的温存。我冲动, 叛逆, 没什么出息, 能怎么办。我活得丑陋, 肮脏, 迷惑, 困顿, 正如这糟糕透顶的城市。我就是你, 你就是他们。我们的故事是相似的,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情绪, 在苛刻的生活里。而娄烨电影给了每个人一个通道, 去接触你该有的情绪和情感。毕竟, 每个人都是精神饱满的血肉灵魂。

二、真诚不撒谎 —— 天生艺术家的厌“假”洁癖

李诞在一档国内主流文学节目中说, 他现在做不到连着几场反复演出, 因为不能忍受同一个段子换场次讲几百遍还要装作是第一遍, “太作假了, 这不真诚”。我以为, 这是一种存在于天生艺术家血脉中的特殊因子, 即高度敏感的“排假性”, 是和相对更易接受并融入世俗社会规则的脱口秀演员、商业电影导演、普世意义上的各种职业人完全不同的。徐峥曾在《十三邀》中坦言, 他很想和娄烨合作, 但是又“担心他会不会觉得我太俗了, 太商业了”。

其实, 早在2000年《苏州河》被禁演, 2006年《颐和园》被禁拍后, 娄烨的电影就几乎和院线大荧幕渐行渐远。有人戏称他为中国的“禁片之王”, 因为多年来他不是在和广电抗争就是在抗争的路上。即便后来的《浮城谜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终于挣扎着上映, 也因过于摇晃的镜头、绵密拖沓的叙事难以让大众接受, 豆瓣评分两极分化。但这些似乎并没有令他做出任何改变。被禁的五年里, 他不但在南京完成了题材更大胆的《春风沉醉的夜晚》, 还赴法拍摄了彰显赤裸情欲的《花》。《推拿》曾因过分血腥暴力的画面被几度下令删改, 但该保留的娄烨依旧坚持不妥协, 因为他认为没有血就无法表达王大夫的处境, 无法将毕飞宇原著中“我的血想哭”这几个字影视化。《兰心大剧院》, 这样本该被市场所爱的历史题材, 也一反推理悬疑引人入胜的观赏性, 依旧用他那最沉迷的眩晕镜头和粘稠叙事, 把商业大众拒之千里之外。

这就是艺术家的行事。真正的艺术家, 不惜与“虚假”对抗, 他们对艺术永远持有最真实、最纯粹的态度。正如娄烨所说: “有人拍春节就拍给你看中国人的大红灯笼, 但我就会拍到旁边的圣诞树。”余虹在发生的, 余虹没有躲避。小马在发生的, 小马没有躲避。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在发生的, 他们都没有躲避。那么面对真实的世界, 摄影机又该躲避什么?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摄影机去拍, 拍你想拍的电影。”

三、普世的博爱 —— 选择温和地抗争是因为对世界心存爱意

说到艺术家, 世人总会投以“叛逆, 古怪, 愤青”的刻板印象。而娄烨的抗争却是温和暗地的, 近似一种高阶文明的理性对话, 充满温柔而坚定的力量。郝蕾说, “他是我见过对演员最好的导演。”张颂文说, “如果让其他剧组的导演来学习一下, 可能他最过人之处就是这个了。他尊重生命体, 尊重人格, 尊重你创作的欲望, 尊重你的尊严……”2019年“First影展”上, 面对青年敏感话题的追问, 他几乎是波澜不惊甚至微笑地说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便一直和审查机制作斗争, 但接受采访时, 他仍旧在为电影审查局的人着想: “他们也很难。”

艺术家是敏感的, 能看见粉饰太平下的人间疾苦, 能直面赤裸裸的欲望和暴力, 能迅速吸纳悲伤疯狂愤怒的情绪。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高压在社会权力的双重施压下会激发破坏性的反抗, 于是有了主流话语下的“叛逆, 古怪, 愤青”。但这不是娄烨, 因为“不是所有抵抗都需要声嘶力竭的呐喊。”他选择用温柔的方式, 因为他相信有爱。爱覆盖了所有黑暗, 生命体的礼赞高于一切世俗荒唐。而如果将这种爱延展至他的作品、世界、天下苍生, 就会看到一种更普世的博爱。

《推拿》是一部值得被所有人看见的作品。影片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小说, 将目光汇聚到了边缘群体——盲人身上。开头是小马发条玩具的声音刺激, 因为盲人看不见, 只能听; 紧接着是“播音腔式”的叙事旁白, 有意无意地在传递一个信息: “这则影片是献给盲人的, 你们看不见, 那么我就讲给你听。”虽然真叫一个盲人观众过来或者全程闭眼未必能看懂电影, 但是这种关怀、用心, 即便是面对广大健全人观众, 其普世价值也意义非凡。同样作为边缘关怀的同性题材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 秦昊曾说好几次都拍不下去了, 但是娄烨的话让他支撑到了最后: “我们把这部戏拍了, 有一些人会感谢我们的。”

从创作者的角度谈起, 娄烨给了我很多启发。标新立异从来不是创作的目的, 投市场、权威所好也非真正的终点。创作就是多关心你身边的人和事, 不用夹杂什么, 平静地, 去看见一些被遮蔽的、被淹没的、被忽略的生活, 因为他们本就应该被看见。娄烨从来不否认商业电影的功用, 也从未划清艺术与商业的隔阂。他说好的电影是该有市场的, 市场本该容纳各式各样的商品, 如果市场只被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 那么它就不是市场。同样, 在任何一个艺术领域, 边缘的声音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只有所谓主流的宣扬, 就不会有一个完整、圆融、缤纷的世界。

而在娄烨的电影里, 我看到了这样的世界。

参考资料：

《〈苏州河〉访谈录》 采访人:Norman Brock / Placidus schelbert

《看见并触碰黑暗——娄烨访谈》 采访人:谭政

《我们的周末——关于影片〈周末情人〉》 娄烨

《最好的演员都是天生的》 文 / 娄烨 摘 / 雷静宜

《回归主体——解读“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张英进

《娄烨谈〈春风〉》 虹膜翻译组（来源:emanuellevy.com）

《秦昊:〈漫长的季节〉里, 我们完成了95%的故事》 谷雨实验室

《〈颐和园〉幕后花絮》（来源:youtube.com）

《娄烨采访合集》（来源:bilibili.com）



图 / 刘晶

A Display of “I”: Why do Young People Need Flash Travel so Badly after the Pandemic?

文 / 李知航

Abstract

Flash travel, which refers to short, spontaneous trip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By using George Herbert Mead’s “Theory of the self”,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lash travel consumption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context to examine both “I” and the “me” of the self are expressed and how they relate to each other. As a form of self-driven consumption, flash travel, allows individuals to express their taste and desires, emphasizing the “I” aspect of self.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ontext of study and work, young people may be more concerned with conforming to social norms and gaining approval from peers and seniors, highlighting the “me” aspect of self. Due to the flexible switch from “me” to “I” through a flash travel, young people are better able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I” and “me”. While “me” fits into society better and young people seem more obedient, “I” also expands and is more preserved. **It is likely both the “I” and the “me” of young people are evolving with our times, which may be challenging due to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 the pandemic.**

Theoretical Background

George Herbert Mead, a sociologist and psychologist, proposed a theory of the self that emphasizes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self and its development. Mead posits that the self is created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Mead’s theory, “I” and “me” repres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elf. “I” refers to the self as an active ag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 actively engaging with others and taking actions. It represents the self in its capacity to take initiative and express agency. On the other hand, “me” represents the self as an obj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seen and interpreted by others. It reflects how the self is seen and understood by others, based on one's behavior and social roles.

My Feelings Before Flash Travel

14 April in the dormitory

72 unread messages after only 1 hour of not checking my WeChat! Professor played a video saying Chinese cannot unload WeChat. Definitely. I am such a free soul, but I feel trapped in this green App... I handled all th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ell, but I am so tired, not physically but mentally. It feels like I am drowning in those social things... I really need to take a deep breath. I really want to regain my long lost sense of freedom... Maybe a spontaneous trip will be a good choice!

The diary presents my thoughts just before I decided to go on a trip tomorrow. It reveals my exhaustion with socializing and my desire to escape from it. These indicate “I” has been suppressing “me” for quite some time, which was a key motivator for my decision to take a flash travel and embrace “me”. Overall, my diary shows th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I” and “me”. It is also notable that I wrote these thoughts in the dormitory, suggesting that although I had not yet physically left my social context, my “I” self had already begun to emerge.

My Feelings after the Flash Trip

Hello and bye HK! An awesome trip! ... I got off the metro only because the station name was interesting. I finally had time to myself. You are freer than you think... When the sea breeze from Victoria Harbour blew through my hair, I felt a new sense of myself... I think I now have the courage to reply to more than 99 WeChat messages. After all, they exist because I am important!
15 April on the train

The diary represents my thoughts after the trip. Although I was still on the train and not yet immersed in the routine environment, I found myself comfortably welcoming “me” after only one day of letting out “I”. This suggests that the flash travel experience allowed me to find a sense of peace and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and to move fluidly between them. Overall, this external fluidity between the “I” and “me” helps to reconcile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m.

Discussion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I” and “me”

Th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internal tensions between “I” and “me”. Specifically, my feelings before the trip reveal a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aspects of the self. On ordinary days, the “me” takes charge, directing one's behavior to conform to social norms. This requires suppressing spontaneous desires that may deviate from these expectations, which can lead to a sense of constraint on the “I”. Over time, however, this sense of constraint can build up, leading to a need for the “I” to break free and pursue one’s own desires. This tension is confirmed by Mead (1934), who pointed out that tension is a standard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 and "me”.

External Fluidity between “I” and “me”

The external fluidity between “I” and “me” is evident throughout the diaries and the table. First, the diaries before the travel expressed that, “I”, though still in the socialized context, cannot wait to come out. Seco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ash travel made it easy to quickly switch between “I” and “me”,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fluidity. Third, after only one day of being “I”, I am again welcoming “me” even though I have not returned to the routine environment. These show that young people can choose to switch fluidly between “I” and “me”.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people’s different parts of self as indicated by flash travel consumption. Mead’s theory of “I” and “me” seems to be able to partly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However,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the flexible balance between “I” and “me” among today's youth. Due to the flexible switch from “me” to “I” through a flash travel, young people are better able to cope with their everyday life: if work and life balance is hard to reach, why not “me” work hard, “I” live for fun? While the “me” fits into society better and young people seem more obedient, the “I” also expands and is more preserved. Both the “I” and the “me” of young people are thus evolving with our times, which may be challenging due to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 the pandemic. Since flash travel is a trend, it is likely that I was following this trend rather than having an independent desire to engage in this activity. Therefore, my reflections may be influenced and biased, based on my own interpretation. Further studies may explore additional soci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is trend.

Based on GEC3407 term paper ,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Prof. Li Xueshi, the instructor of GEC3407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旧时代理想主义的悲歌

——《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书评

文 / 李泽孚

在《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一书中，（以下将此书简写为《梦醒子》，）作者沈艾娣从清朝末年的一位下层绅士入手，以平实却颇为隽永的方式，记叙了个体在历史巨变下的生存境况。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它摒弃了宏观视角，以个体境遇陈说时代变迁。如此一来，沈艾娣得以将读者领进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观察国家层面的更替是如何在一名晚清的知识分子身上具象体现的。自微观至宏观的描写方式对于业余历史爱好者是极为友好的。读者对于近两百年前的制度转变、文化革新、内忧外患等抽象概念的认知往往是不深刻的。诚然，读者中不乏有经验的资深人士。他们对于抽象的变革也有着透彻的认识。即便如此，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仍能更好地唤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使其设身处地感受刘大鹏所处的时代。沈艾娣在撰写《梦醒子》之初的目标读者是欧美大学的本科生，却在出版后收获了中国学生的青睐，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中国学生所处时期与刘大鹏所处的清末民初时期相距甚远。农村已然在各路政权的影响下时过境迁，与刘大鹏笔下的叙述不再相似。因此，现代学生不免对于刘大鹏笔下的历史感到疏离。沈艾娣对于刘大鹏日记的总结归纳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生动详实地为读者铺开这一略显陌生的时代。其二，《梦醒子》并非对人物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时代潮流的反思与解读。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传统儒家正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如此启发性的阅读，可以激发历史学者对于时代的进一步反思。本文将以《梦醒子》的叙述为引，总结本书的内容，概述刘大鹏的人生经历，并提出对该时代的一些思考。

撰者

《梦醒子》以一位华北乡绅的人生阶段划分为写作（者）、儒生、孝子、议士、商人和老农共六章。本文也将以此顺序梳理总结他的经历。刘大鹏早年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决心中举当官，中年因科举废除而一度郁郁不得志。为谋求生计，不得不投身教培行业。晚年又因新式教育体系对儒家私塾的冲击，转而从商。而后，民国局势动荡，财政瘫痪，从商之路也被截断，从此重回耕地，务农度日，直至辞世。

在一生中，他恪守记日记的习惯。刘大鹏早期是儒家圣贤之道的忠实信徒，他的日记不止是对生活的平直记叙，更将此类记叙放置在儒家框架之下，对自己进行约束反省。刘大鹏对于日记的态度也反映了时代变迁。早期，他注重于记日记的功利作用，以日记练习书法以及准备科举。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个人境遇的不幸，记日记的行为逐渐脱离了功利性，而变成抒情达意的工具。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的：“以身处乱世，心无所寄，惟于日记册中聊寄慨叹而已。”^① 刘大鹏的日记与他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并非对历史的刻板记录，而是涵盖了浓厚个人色彩的描述。他有意识地强调了其对儒家学说的忠诚，同时鲜有提及其所厌恶的经历，如塾师形象和早年的结婚经历。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身份认同，为自己的不得志赋予价值。在旁人看来，他壮志未酬、谋官无果、苦于生计。刘大鹏却在《卧虎山人》《梦醒子》等地方名贤传中，将自己形容成寄居山野、饮酒赋诗、纵情山水及酷爱耕田的清高隐士形象。在这些描述中，他拒绝功名、寄情山水。他还在其他作品中，将晚年的从商经历类比为“桃花源”，试图塑造一种自得其乐的独特情趣。读者不难发现，刘大鹏笔下的叙述与他实际的境遇相差甚远。虽然他将自身与陶渊明类比，但后者在早年便得以中举，施展抱负，因难忍官场黑暗，终于归隐山田。但前者不然，刘大鹏早年多次名落孙山，中年又因科举废除而无奈舍弃仕途。树立隐居者的形象对于刘大鹏而言，意味着科

①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举受挫后的自我安慰,亦或是“面对失败而保持体面的方式”^②。从《卧虎山人》及《梦醒子》二者的命名中,读者同样不难发现刘大鹏为自己塑造的身份认同。“山人”意指曝腮龙门的境遇,而“卧虎”则是他为自己寻到的认同。“梦醒子”遵循着相似的逻辑,刘大鹏将自己描述为通透的领悟者之形象,并借“神子”遵循着相似的逻辑,刘大鹏将自己描述为通透的领悟者之形象,并借神仙吕洞宾之口诉说对世俗功名的鄙夷之情。他将科举失败放置到了一个合理的框架中,维持着自身可敬儒生的形象。

儒生

在“儒生”一章中,沈艾娣讲述了刘大鹏早年的教育经历。19世纪的山西地区得益于边境贸易,当地居民得到了大量的机会和财富。刘明,即刘大鹏的父亲,借此机会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因此得以为刘大鹏提供良好的私塾教育。

刘父期望刘大鹏成为践行儒家品行的绅士,同时希望其借私塾教育通过科举,光耀门楣。然而,教育作为谋取仕途之手段与道德教化之品行间的内在冲突,使得他在“做人”与“谋官”之间摇摆不定。旧时的教育与做官密切相关。在经历一系列选拔制度后,进士得以在国家的官僚系统任职,谋取相当可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常常令应试者们剑走偏锋,以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方式,如舞弊、贿赂、造假等方式达成他们的目的。讽刺的是,科举所测验的是应试者们的道德水准。学生们通过对先贤所著典籍的阅读,如四书五经,学习儒家层面的行为准则。刘大鹏无法在求取

^②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功名与儒学实践中找到平衡,在早年经历中长久的为其所困。刘大鹏的私塾先生刘午阳与刘父不同,他更加强调儒家经典的道德实践,而不是应试技巧。刘大鹏也在其耳濡目染中养成了以儒学价值观念评价周遭的习惯,意识到了言行一致的必要。即便如此,科举考试在清朝末年也有着“凌驾一切”的重要性。即使是倡导实践的刘午阳,也在教导中传授了训诂这一违背正统道德的学科,仅仅为了应对科举考试。

1877年,刘大鹏第一次赶考县试,恰逢山西连年旱灾、农民叛乱、谷价上涨,而后疫情肆虐、饥寒交迫、伏尸遍野。在目睹了惨状之后,他意识到了官僚贻误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影响,决心通过教育实现他的政治抱负。然而在书院修习期间,与家人的分离、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与国家结构带来的冲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此外,书院的教育与功利目的,即为官,有着强关联性。学生及老师皆着官服、顶戴花翎,无不彰显着他们培养未来官员的目的。再次,生员的威望不仅来自他们的前景,也源于他们的家庭财富。这种仅以入仕目标、以财富论德行的行为对浸润在儒家实践中的刘大鹏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对于富家子弟而言,他们的家庭能够为其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不需要承受过多的压力。即使未能中举,他们仍能从事家庭安排的其他工作。对于刘大鹏而言,情况则迥然不同。刘父承担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将他送入书院。因此,他奋力修习儒家思想,期望中举,求取功名,缓解家庭的财政负担。然而,长期浸润于圣贤书中的经历使得他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内化,切身的实践儒家德行,却也因此颇受书院同学的排挤。刘大鹏此时面临着一个抉择:仅将儒家教育视为科举的前奏,或是经世致用,学习为官所需的必要知识。即仕途进取与个人道德之间的冲突。刘大鹏选择了后者。他不愿摒弃所学经文的约束,不愿为了应试而练习八股。自此,他困于内心的纠葛,赶考五次均落败,抱憾而归数十载。为了营生,他在科考失利后前往一个富户家坐馆。刘大鹏对于塾师是充满鄙夷的,他称它为“粉碎此生之志业”。即便如此,他也试图说服自己塾师是充满意义的工作。此时的刘大鹏饱受内心愤懑,他起初的鸿鹄之志终究败给了生计,封侯之志也终于妥协于私塾先生。直至1893年,刘大鹏在梦境中受到神仙指引,自号“梦醒子”,将能否中举视为命运的安排,决心实践儒家学说。他此般的叙述为自己编织了一个自我认

同,让他可以与多年来的应试失败和解。自此,他终于能够理解儒家教育对其的意义。他的顿悟标志着他对科举制度的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实的、尚未得到认可的儒家价值世界。

孝子与议事

本文决定将“孝子”和“议事”两章合为一节,因两者皆聚焦在同一个冲突之上,即理想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孝道为例,南宋理学将礼制视为孝道的核心,重视“孝”的外在形式,即规则与标准。从这个角度出发,孝道是维持家庭连结的纽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王朝政治下的人际关系是以宗族为单位维系的。通过规则性的约束,家庭得以维持其完整性及延续性。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孝”也可以作为亲子关系的自然流露。礼制义务和慈爱情感之间的张力长久地困扰着刘大鹏。在多数情况下,礼制与情感是共存的。在刘父辞世之后,刘大鹏希望为父亲操办得体的丧礼,将其委任于自己的儿子们。他也悲痛欲绝,终日呜咽,甚至在学生与友人面前也难以自制。即便如此,读者不难发现刘大鹏在礼制与情感之间更倾向于后者。中国古代家族伦理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照料与送终视为一种应尽的道德责任。其中,陪伴父母安度晚年、完成丧葬仪式更被安置在儒家孝道的核心。然而,刘大鹏却选择将仪式交由子女办理,任由其悲恸宣泄,体现了其相较于仪式责任,对父亲更为牢固的情感联结。事实上,在为父母操办丧礼之后,他已在儒家经典与地方风俗之间寻到了微妙的平衡。

刘大鹏对西方民主自由的观念是厌恶的,认为其颠覆了国家整体的道德秩序。他恪守传统孝道,在得知有人试图将平等关系置于父子之上时,他怒斥其背离了天然感情,并声称道德秩序与自然关系是紧密联系的。他无疑是旧时代儒学的忠实信奉者,却并不是固步自封的抗拒变革者。他选择背离

儒学孝道的礼制,以真情实感维系家庭纽带。在意识到无缘中举后,他开始为儿子们备考科举,并为他们培养应试技巧,如八股与书法,即使他自身对这些技巧持鄙夷的态度。此外,他在日记中赞扬了书院先生不与蛮夷为伍的行为,却在得知新式学堂提供奖学金后,敦促其儿子前去考试。尽管步履蹒跚,刘大鹏仍然不断尝试着接受日新月异的世界。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大规模反清运动及外部势力的入侵,保守主义已然被广泛的维新派势力所取代。在“议事”一篇中,沈艾娣描述了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势。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境况,将目标从维护儒家正统转向应对外部势力的入侵。对大多数人而言,长久的动乱使其承受了过重的赋税。此外,人们认为政府正在逐渐叛离传统的儒家价值,如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的举措。清朝朝廷为平息西方势力的怒火,决定惩罚拳民,并补偿基督教徒的损失。事实上,新化的进程早已吹响了号角,在刘大鹏赴京赶考的经历中,他已然察觉科举重点从应试技巧向西式新学的转移。只是在偏远的山西农村,国家仍保持着儒家正统。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这对刘大鹏而言是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其数十年的埋头苦读化为泡影,入仕实现政治抱负的寄望也被全然摧毁。旧时教育的落寞,附着着将旧式私塾领向终结,大批的塾师弃文归田,重新务农。然而,旧时科举所带来的荣光并不全然无用。刘大鹏对儒学的实践使得他在农村里获得了相当的威望。在现代化进程已然摒弃传统教育的时代,这样的尊敬给他提供了存活的机会。针对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将西式科学列入必修课之中,并宣扬时下的新观念。然而,新式教育需要远多于传统私塾的教学投入,因此给地方财政增加了负担,进而不得不提高赋税。新学堂的高投入注定了其作为少数人特权的性质。至此,旧制度已被推翻,而新制度却还未成熟。

商人与老农

“商人”与“老农”两章讲述了刘大鹏在科举目标破灭之后的人生境遇，因此本文决定将他们归为一节。二十世纪早期的山西政局动荡，经济低迷。刘大鹏此时也落得失业在家，不得不务农维生的境地。为了谋生，他弃文从商，从事煤矿业。如上一节所论述的，刘大鹏虽然不再能凭借科举获得切实的功名，但在长期的儒学实践中所积攒的声望仍在他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商业生涯的开端便得益于此。他为窑主解决了煤矿的债务危机，因此受邀一同参与经营。在之后集资成为合伙人的经历中，即使没有能力按时偿还款项，他也因为饱读诗书及热情公正的儒生身份获得了信任。虽然儒学思想已不再受到官方的推崇，刘大鹏仍然在从商阶段努力实践着儒家道德。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他对商业信用的忠诚。“信”，或信用，是儒学里典型的核心价值，意味着“为人真诚、取信于人”^②。诚然，刘大鹏正直的名声源自于他的教育，但同样也是在商业实践中不断积累的。例如，他志愿作为冲突双方的调解人，不愿收取报酬，因为金钱会损害他的儒家声誉。受人邀请作为中人、管理者，合伙人等角色的经历体现了刘大鹏的儒学价值及社会地位，使他得以找到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的身份认同。

^② 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进步之苦

中国近代史包含着众多的变革，进步与保守本应作为两种无关对错的立场，形势对峙，争锋相对。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他们逐渐成为了判断正误的价值标准。在人们的想象中，进步性总是与生活质量正相关的。愈加先进的制度、教育及商业似乎总被认为与更好的生活相关联，刘大鹏的经历却提供了一则直观的反例。科举的废除反映了选官制度的进步，却彻底扼杀了旧式儒生的入仕理想；新式学堂的设立标志着教育的进步，却将时代变迁下的学子培养成了四不像的复合人才；自由平等的思想象征着社会观的进步，却将儒家孝道置放于封建迂腐的类别之下。在崇尚现代化的浪潮中，历史并不等待落伍之人。

将刘大鹏评价为守旧者是不准确的。如先前所论述的那样，他虽不是现代化的激进倡导者，但仍顺应着时代的潮流。他为世人轻文重商的风气感到不快，却仍在晚期弃文从商。他蔑视塾师，认为其粉碎了自身从政报国的理想，却在落榜后在富家的邀请下坐馆。他同样对新式学堂持审慎的态度，却在得知其提供奖学金后鼓励儿子申请。他在沈艾娣的笔下被刻画成了独立的个体，具备行为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他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群体或者阶级，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此外，对现代化进程的抵触也并不意味着其对“进步”本身的抗拒。清朝末年的近代化进程包含着许多问题。例如，教育的革新将新式学堂推向主流，地方政府却因其昂贵的开支无力扶持，不得不在社会流动的新体系中停滞不前。

另一个颇为显著的冲突位于刘大鹏的理想与实践之间。其中，他在应试技巧与致用之学间的踌躇，与其在礼制义务和慈爱情感间的困惑无时无刻不挑战着他的身份认同。他渴望实践美德，为仕途做足实际的准备，然而却屈从于功利形制之间。他是旧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徘徊中仍然选择忠于儒家哲理，守护着内心的一方净土。

小説
Novel

河城

文 / 叶润博

克德洛是一座有三条河流流经的城市。

没有人知道克德洛的故事该从何讲起, 因为克德洛的历史是一片模糊不清的混合物, 它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而是由无数巧合组成的偶然结果, 你从这座城市的分布中看不到任何创造这座城市的目的与思考。河水如同醉汉酣睡后的唾液般粘稠而随意地流淌, 把城市凌乱地切割成三个部分, 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建筑物看成三座城市, 但这些临河而建的屋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它的每个部分都沿着河流流动的方向随意地分布, 潦草如同从涨落的水位中现世的古代遗迹。白天时你立于任意两条河流之间荒芜的原野之上, 这些建筑便是你视野所及的全部景致: 在风中吱呀作响的铁皮小屋和一些门面简单、完全看不出身份的楼栋, 偶然听见泛着家畜嘶鸣声的农舍和一小片不怎么起眼的墓地, 一些沿着墙角走着的行人和一块凹凸不平的小食店招牌, 这些元素构成的整体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或者明确的范围, 但又不好给它一个额外的定义, 只好称之为——一座城。

也没有人知道这三条河流的源头在哪里, 他们或许发源自同一座冰川, 不过这并不重要, 因为过去的故事让人们相信, 自地球诞生之际, 河流并不是一个固定凝滞的实体, 而是可以随着人们的想象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生命体。据说, 从前这三条河流每天都能自己更新流动的状态, 时而交换位置, 时而在某一个刹那改变蜿蜒的形状与河道的宽窄, 甚至河道的水位也会突然升降。当然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这三条河流会发生变化, 这变化发生在所有人都未曾注意的瞬间, 在人们都沉浸于梦中的时刻。也没有人想过要去思考这变化的原因, 思考在过去的克德洛是不存在的, 这座城市生活在神明的祝福之下, 而河流在人们看来是神明赐予的礼物, 因为那些散落在其周遭的建筑相对于河流的位置是不变的, 人们在清醒时所见到的, 只有相较昨日迥然不同的景致, 所以这座城市的人们每天都在适应着各种全新的环境, 每一天都在新的畅想中开启, 没有人去想明天的生活会是怎样, 以及下一个夜晚的世界会与百万年前的长夜有什么悠远的联系。尽管这里的人们与其他所有城市的人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但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像曾经的克德洛一样在平淡与琐碎的日常中始终保持着鲜活与隐约浮现的崇拜。

然而这座城市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 夏末秋凉, 每当夕阳垂落, 九月的黄昏降临此地, 白昼渐短, 北半球的天空被暗淡的橙红笼罩, 转而变深变黑, 直至坠落。这时, 三条河流上便会同时响起悠扬的歌唱, 将城市从白日的梦中唤醒。在克德洛, 夜色下的世界是充满艳魅与想象的, 当东南风带来河流上升腾的水汽, 将岸口小食店招牌点缀的霓虹灯的光影幻化, 人们便从各自的居舍缓步走出, 活动在城市的各条街巷。那些白日看起来败落的酒馆与塔楼之上此刻便会响起一阵一阵的尖叫与轻笑, 有时他们也会跨越河流之间的荒芜原野来到另一片屋舍间漫游闲逛, 这些人像老朋友一样讨论着各自的梦境, 分享并且交换着新的记忆。

当黑暗完全笼罩, 陌生而偏僻的城市街角, 就会泛起玫瑰色的红, 栖居于克德洛的古老神灵已经苏醒, 它们的身形还没有完全从梦中恢复, 此刻只呈现一片光与雾气的松散状, 却如同受到某种神秘召唤, 让他们同时朝着夜最浓烈的方位游走, 共同参与到这场人间的盛会之中, 他们负责建立天空与城市的联系, 将星与月的故事悄悄描摹渗入人们的记忆里, 并守护这座城市不被那些祛魅的力量侵扰。于是夜空下的克德洛变成一座轻盈而妩媚的城市。在白昼下这里是废墟、是荒芜原野、是昏沉下午满是家畜残留的皮毛, 充斥着晦涩与干瘪。而在暮色之下, 那刺眼火球的沉没带来全新的世界, 整座城市在黑暗的闪耀中成为世界的中心, 三条河流横跨广袤地平线, 分割天空与大地, 夜莺与野鸦在星空下共舞, 美好的品德与蛰伏的邪恶在河流中央缠绵融合, 沉浸在一种暧昧的矛盾中。

于是我们看到, 克德洛是一座存在于夜幕下的城市, 一座各种幻想在此交织的城市, 人们在夜色感召下崇拜着蛰伏于这座城市的神明, 他们爱着在河流升腾的雾气中模糊不清的世界, 爱着某种存在于面纱之后的清澈生活。而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刻, 当眼前的一切在穹顶之下越来越清晰, 视线即将被毫无保留地置于阳光之下作为某种审判的呈堂证供, 所有人都将匆匆回到屋舍陷入沉睡, 任由那些自远而至的宇宙射线在克德洛的河流间停留, 最终受阻于倦怠的视网膜。

也许你会好奇这些崇拜与想象是如何让克德洛变得幸福。于是当你作为旅人来到克德洛时, 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再寻常不过的城市, 似乎从前听闻关于这座城市的一切只是一个商客随意编制的梦境, 因为那三条河流从来不会变化, 仿佛从地球诞生的那一刻起, 它们就如其是地在这片肮脏的土地上流淌了亿万年, 它们支撑着城市的生活, 像老人的血管一样供给着航道与资源, 你也许会想, 白天的克德洛确实就是眼前这样的场景, 到了夜晚黄昏降临的时候, 那些浪漫的故事就会在河畔上演?但是人呢?你会惊讶地看到克德洛的城民顶着日光在黄昏下的街道低头行走, 仿佛已将这一日的愁闷沉淀在街角的污垢, 透过他们的偶尔翻起的眼角, 你能想见一个女人在掂量着怎样在商铺之间讨价还价, 几个流浪汉四处搜寻着昨天没翻找过的垃圾堆里残存的狗肉, 或是一大块生锈的铁板被钉在岸口店铺的招牌上, 叮咬着一些红棕色的符号与几堆蚊蝇。而真正的夜幕降临之时, 所有疲倦的灵

魂都会蜷缩在炉火旁, 不知所措地沉睡过去, 大地陷入寂静。神明呢?神明死了, 他们的尸体沉埋在某一条河流的淤泥之中。

据说, 克德洛的变化始于一位自远而至的旅人, 这也并不显得稀奇, 因为与远游者交换记忆甚至是克德洛自我更新并且赖以维系的一种方式。从前, 无数白日长行的灵魂都曾目睹这眼前的荒芜, 然而他们都能感受到潜藏其中的蓬勃生命力: 这座城市的一切元素都希望与疲倦的灵魂进行一些记忆的交换, 但它们并不欢迎外来者在克德洛长久的驻足, 于是在旅者看来, 这里的一切显得若即若离。那些纵横河流之上随意搭建的竹制斜桥和高立原野突兀的瞭望塔都带上一种天然且致命的诱惑, 无处不显示着城市之神的静默意志。它们聆听着旅人吐露关于野狼、山谷、旗帜与情人的消息, 并在旅者离开之后将这些故事注入到整座城市的记忆之中, 注入城市居民的梦境里, 与那些古老的传说融合, 构建新的幻境。并且, 在月光闪耀河面的日子里, 通过城民之口描绘这些怪诞的白昼概念, 德高望重者将这些故事庄重的刻写在三河交汇处耸立的山石之上。

然而这位旅者却在克德洛的城郊停了下来, 他也能隐隐感受到这座城市蕴藏其中的生命活力, 却视其为一种旧日的臆想与无用的消耗, 他并不想让自己的记忆成为这个城市千万元素中的一个小小背景, 他要为这里的夜晚祛魅, 让光照耀整座城市和脚下的土地。他说: “每当遥远的旷野顺应着东风, 天色微蒙, 淡蓝色的星光将渐渐褪去。旭日升起, 旧时的神灵将走下庙宇, 世界将闪耀着极致的热情。”

于是他带着先知般睿智而敏捷的思绪,将这世间的一切理想通过沉思与低语传递给克德洛的河流与城镇,又通过这些象征传递到每个人的梦中,待到将自己关乎远方的回忆尽数吐露,便如先前的其他旅人一样悄悄离开克德洛,跨过三条河流,在每条河流之上留下一首远游者的祝福。于是那个夜里,所有的人在交谈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图腾,那图腾在晨光熹微的时刻浮现在天空,上面展示着克德洛城的样子,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为在他们印象里,克德洛就是一座由黑夜包裹着的充满浪漫与原始欲望的城市,而图腾上的城市却显得井然有序、充满未来的稳定性与长久矗立的尺度。除了时隐时现的三条河流让他们略感熟悉——这熟悉也显得牵强,因为从未有人见过三条河流的形态。但是所有人都开始相信这是神灵赐予克德洛的模样,梦境是城市的神与自然的神之间的枢纽。而他们,克德洛的居民,则是神的旨意的忠实执行者。

于是人们开始按照梦境中城市的样子对克德洛修建并改造,他们依凭着想象中克德洛的城市面貌绘制着横竖纵横的图纸,从荒原上搬运着石料,从河流汲取着水与淤泥,他们将那些随意的酒桶与皮毛从肮脏的街道上剥离,将高脚楼与瞭望塔拆解,为更宏伟的建筑腾出了足够永世存在的空间。他们用不善思考的大脑研究着图纸,细细揣摩着纵横的铅笔印记之间传达出怎样复杂的信息,由于夜晚的幻想迸发此时已经成为这项宏伟改造的一个羁绊,光线确实也已无法满足建造伟岸的要求,居民们开始思考如何借以自然之神的力量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有人说,应该以月光闪耀的日子为契机,全城人理应在那一夜共同行动,以更高更快的效率迅速完成对于城市的更新;也有人想到了太阳,曾有人在梦境中描述过那炽热的黄色火球与炫目的白色光线,将整个大地照射的一览无余,视线将再不受任何事物的阻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将不再能感受到河流,他们世界中的河流将停止变化,成为枯燥流动的背景,他们开始学会自我伪装与欺骗,逐渐在赤裸的世界面前失去自由与畅游的思绪。由于克德洛的居民几乎没有见过太阳——少数对其保有好奇的居民曾在破晓的时刻感受过它的温度与统治性的光耀,仿佛被烘干了一层角质,那些曾清醒着迎接于黎明的人逐渐变得笨拙而脆弱,不断地失去自己的记忆,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克德洛夜晚的生活,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沦落放逐荒野,无处安身的命运,他们已经被克德洛的神遗弃。所以,太阳与白日在克德洛仿佛是一个禁忌,因为克德洛的故事就是在朦胧中的想象里诞生并延续至今的。

所以当有人提到借助太阳的力量来绘制心中理想的城市时,城中有大半的人都是反对的,然而也有支持者,他们把梦境中的图腾形象真正看作是神明的旨意并希望建立起克德洛作为一座文明城市的秩序与不朽的丰碑,克德洛的历史将因此变得有序而上升。于是在克德洛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战争从黄昏落幕时分,一直持续到启明星即将落下的时刻,他们用铁钉扎入木头四处横飞,把带血的酒瓶抡向反对派的肋骨,尸体丢进河流,据说那铁皮牌上的痕迹就是那时焚烧与猛击之后留下的。同时这也是两个克德洛之间的斗争,一方是古老的神,永远捍卫着原始的幻想与温情的面纱,另一方是新的昭示,呼唤着秩序、文明与光,很难说究竟哪一个克德洛代表的是真正的神谕,但无论如何,最终新的神还是成为了旧日生活的抹杀者,曾久久栖居于此的神灵被沉入河流,随着泥沙埋葬在克德洛过去无数偶然中的最后一个瞬间。然而要说新的神具有什么概念,那么只能说,那些真理与召唤只是某个自诩救赎者的白日行人某一日随意丢弃的记忆碎片,通过克德洛的幻想捏造出来的精神养料,并被蒙昧的克德洛居民奉为圭臬。胜利者踏着满地的木桶碎片与黎明到来前夜晚最后一次徒劳的停留,等待着新的城市沐浴在光明下的荣耀。

所以光明降临之后,克德洛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便是不再变化,因为失去了一切使得记忆流动的动力,河流凝滞了,疲惫地匍匐在克德洛陈旧的疆域里,人们每日在相同的街道上低头行走,脚下是烧焦板结的砖,周围是通透的光。

而那些曾幻想着能够永世长存的雄伟建筑,甚至到现在还没有筑起一小块地基。

桂花糕

文 / 欧国维

十月的桂花香得沁人，继续的馥郁带着久远的记忆，飘回那个飘着小雨的深秋。

六岁的齐安兴奋地抱着一条小奶狗跑回家，生怕自己生硬的怀抱弄疼小狗，时不时低下头抚一抚那还沾着泥土的小绒毛。

“小安，跑慢点，别摔着！你抱了个啥啊？从哪弄了条狗回来？”

老齐站在家门口，正担心这雨别越下越大，看着拐进巷子的孙子急慌慌地往家跑，一眼看见齐安怀里的小白狗。

老齐是齐安的爷爷，儿子儿媳工作调动在国外生活，老伴前几年也走了，剩自己一人拉扯着年幼的孙子，天天捧在手心上，生怕自己的乖孙磕了碰了。

“爷爷，外头下雨了。杨奶奶说今晚大降温，我怕小狗冻死，就给抱回来了。”

这小白狗是附近一条流浪狗生的小狗，一窝生了三个，死了两个。大狗不知去哪儿了，两三月也没有踪影，剩小狗可怜巴巴的饥一顿饱一顿。

一场秋雨一场寒，过了今晚气温骤降，刚出生的小狗恐怕难捱这瑟瑟凉风。

“爷爷，我能把小狗带回家养吗？”

齐安眨巴着眼睛，带着孩童特有的纯真，望着爷爷。

老齐向来在这些事上宠着孙子，自然同意。

齐安吧唧往老齐脸上亲了一口，一边念叨着爷爷最好，爷爷万岁，一边将小狗抱在怀里，怎么也看不够。

老齐叫齐安给小狗起个名字，齐安说叫它安安。

“胡闹，狗怎么能叫你的名字？”老齐拍了拍齐安的脑袋。

“这样就有两个安安陪着爷爷了！”齐安站在沙发上喊着，站得老高，比老齐还高。

老齐哈哈大笑，打心底里美得，恨不得乖孙要月亮，都连忙给他摘了去。

这季节的桂花开得正好，老齐每年都从院子里的桂花树上摘上一些，接下来便忙活着孙子爱吃的桂花糕。

这手艺还是老伴在世的时候教给他的，可惜老伴人好福薄，早早离开了，齐安还从未吃过奶奶亲手做的桂花糕。想着这些，老齐不由得叹了口气。

想要让那桂花糕软糯香甜，得将桂花晒干，再将糯米粳米磨成细粉，搓揉均匀，再蒸上半个钟头，直至面团成玉色，方可出锅。

掀开锅的那一瞬，香气四溢。别说整间屋子，就是整个巷子都飘满了桂花香，任谁都知道老齐又在家鼓捣桂花糕了。

齐安走在回家的路上便闻到了香味，飞奔回家。从家门口捞起正欢迎他的安安，抱着就进了厨房，捏起一块桂花糕就想往嘴里送，却被老齐把手给打掉。

“抱着狗就吃东西，去，洗手去。”老齐接过他的书包，接过他怀里的安安，又给脱了外套。

老齐在院里支上一张小桌，端了几块桂花糕，又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茶，给孙子沏了他老是吵嚷着要喝的高乐高。爷孙俩在院子里玩玩闹闹，逗逗狗，好不惬意。

老齐、小齐和安安在这惬意的晚风中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安安长成了老齐都抱不起来的大狗。

齐安上了初中,个子猛窜,同老齐一边高了。

老齐还是日复一日地为孙子做好早餐,目送他上学,又带着安安出去遛弯买菜,时不时约上几个牌友切磋切磋。太阳西下,便连忙回家做好饭菜,等着齐安回家。齐安学习越来越忙,晚上也不再有空和老齐玩闹,老齐只得遛遛狗、喝喝茶,同安安说上几句话。

齐安的父亲却突然来了电话,气宇轩昂地说在这边给齐安联系好了学校,老齐隔着电话都能想到儿子在大洋彼岸说着什么出国留学、什么哈佛剑桥斯坦福之类的话时飞扬的神情,可惜大洋彼岸却看不到老齐落寞的嘴角。

老齐叫来齐安,说他爸妈很快就会回来,但他没说这次他们会把齐安也带走。

再享受一会儿吧,老齐想。

又端来给齐安切好的水果。

儿子儿媳回来的那天,老齐做了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连安安的碗里都有好几条鸡腿。

他们详细地向齐安介绍国外多好、前途多光明。

齐安从他们进门没说一句话,末了只是问:“爷爷怎么办。”

老齐忙说不用你管,你好好去上学、努力,只管未来有好日子过,老家伙还要你照顾不成?

齐安拗不过父母,老齐也只盼乖孙有个好前途。

夜晚,祖孙二人促膝,弯弯绕绕谈了好多。聊老齐年轻时、聊老齐和老伴、聊齐安父亲儿时、聊齐安儿时、聊安安小时候…聊到第一缕阳光都照进窗户,还是没人说舍不得。

大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婉转和含蓄。

齐安走了,老齐不用每天戴着老花镜研究营养均衡的饭菜,不用在下雨天撑着伞去学校门口接齐安,也不用担心打牌时玩得晚些,来不及做晚饭。反正一人一狗,随便对付一口得了。

齐安这一走就是三年,再回来时,又是桂花开放的季节。

老齐得知孙子回来,蒸了三锅桂花糕,收拾了家里上上下下,还给安安

洗了澡,日夜盼着齐安。

齐安已经比老齐高出一头了。

老齐老了,眼睛更花了,耳朵也有些背了,记性变得很差。做过的事一会儿就忘。

安安也十岁了,不再那么有活力,每天上蹿下跳的,只是慵懒地趴在窝里,见熟人来摇摇尾巴。

翻来覆去的给齐安讲那些说了好几遍的事,齐安也不觉得烦,只是把脚搭在安安身上,边听边吃桂花糕,手捂的是还冒着热气的高乐高。

回了大洋彼岸的齐安突然接到电话,说老齐住院了,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齐安和父母赶忙订了最快一班飞机回了国。

看着老齐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齐安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下来。

爷爷老了,他会生病,他甚至会…齐安不敢继续想下去。

好在病情还没那么严重,老齐还能认得人,只是记不住一些事情。

老齐握着小齐的手,又说起年轻时的饥荒、老伴的离世…这些齐安听了一遍又一遍的东西。病房外的桂花枝叶伸到了窗前,点点黄色的花朵蔓延满窗,香气扑鼻。这个秋天没有吃到桂花糕。

齐安就这么看着爷爷,不愿离开。

现在正是申请大学的时间点,学校一遍又一遍地催齐安回去。老齐不知从哪得知这个消息,赶忙将齐安轰走,说自己没事赶紧忙你的去,自己的身子硬朗着呢。

齐安再不舍,也只能离开。

学校申请得很顺利,齐安在收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回了国。

下了飞机便回到了老齐家。老齐正坐着摇椅看着窗外,安安趴在他的脚边。

老齐和安安都老了,连齐安进了门都没能听见。

“爷爷,我回来看您了!”

齐安大喊一声,老齐回了头,安安忙跑到他脚边来嗅嗅,一副激动的模样。

老齐却没什么反应,呆呆地回过头。

“小伙子,你找谁啊?你怎么进来我家的?”

老齐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只到齐安的肩膀。

齐安忍住泪水。在老齐跟前微微蹲下身子。

“爷爷,我是小安啊。”

“小安,小安在这儿呢!你看小安多乖,成天在我这趴着。”

“小伙子,你没吃饭吧?尝尝爷爷做的桂花糕,我孙子可爱吃了!”说罢便把齐安往厨房领。

七月哪里来的桂花。

打开蒸锅,齐安只见一屉馒头。混着泪水甜甜咸咸的味道,让齐安记了一生。



图 / 侯朔炤

洛杉矶的基督

文 / 潘越

You won't find him down the sunset
Or at a party in the hills
At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Or when you're tripping on some pills
When they sold you the dream you were just 16
Packed the bag and ran away
And that's a crying shame you came all this way
'cause you won't find Jesus in L.A.

——Alec Benjamin *Jesus in LA*

撒旦曾经和基督签过一个合同,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属于撒旦。只有死后的人才可能属于基督。有少数人能例外。他们被称为“游离者”,不属于任何人。

16岁的时候,我的家门口来了一群商人小贩。他们向我兜售五颜六色的梦想。那些或昂贵或廉价的商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很漂亮。我看得有些陶醉了,忍不住用我的零花钱买下了其中的一个。

“你需要寻找你的救世主。”其中一个小贩,卖给我梦想的那个告诉我,“去洛杉矶看看吧,听说基督总在那儿。”

“你去哪儿呀?”母亲惊讶地望着我,她正在往桌上端午饭。

“去洛杉矶,去为我的梦想寻找救世主。”

“哦!吃饭后再走吧。我送你去车站。”姐姐摆着餐桌。

“不,我等不及了。”将行囊甩上肩,我走向车站,走向洛杉矶。

年轻的16岁,年轻的勇气。也不知是否是命运的玩笑,让我走上这样一条不归的道路。多年后,当我回望这个时刻,我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让青年人总是抛弃安逸的家庭,走向未知的迷茫与虚妄?如果那时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追逐,我还会继续追逐吗?

洛杉矶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酒很快就喝完了,而勇气和梦想似乎用不完。我走访了许多人,可是似乎没有谁确切的知道基督在哪里。富人说:“基督在金钱之间。”穷人说:“基督在温饱之间。”我向夕阳走去,走到世界的尽头,可是耕种的农夫说:“这里只有无穷无尽的麦田和永远的落日,没听说过什么基督。”我敲碎了一个又一个玻璃瓶,期望在瓶内找到他,可是从来只有碎玻璃和被我连同瓶子一起敲碎的他人的梦想。我参加了美好的派对,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陶醉的幸福,不,他,基督不在这些快乐的人之间。病床死亡边缘的病人间有基督吗?至少,我没见过。

有一天,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街上的行人,期待着与基督的一场偶遇。一个清瘦的男子走向我的桌子:“你好,我是撒旦。”我和他握了握手,请他坐下。他点了一杯威士忌,微笑着说到:“我们交个朋友吧。”

“不行,我在寻找我的救世主。”

“谁?基督?哈!你在这里找不到他的,”撒旦啜了一小口威士忌,“坐下吧孩子,放松点,来听听魔鬼的故事。”说来奇怪,在寻找基督的途中遇到撒旦我竟毫不惊讶。我备好笔和本子方便他叙述。撒旦曲起食指轻轻地敲击着桌沿,“孩子,你不是被选中的那些人,即使死亡也不能让你见到基督的。基督不在洛杉矶。”“当然,我不是神职人员。”“不不不,绝大部分的神职人员都比你更适合出现在我的名单上。你是个游离者。”他给我看了他曾经和基督签过的合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属于撒旦。只有死后的人才可能属于基督。有少数人能例外。他们被称为“游离者”,不属于任何人。合同的证人是上

帝,时限是无穷。撒旦转向了我:“不如你留下来陪我吧。虽然我不是你的救世主,但是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拒绝了。我依然抱有找到自己救世主的希望,即使不是上帝不是基督。握了握手,我们分别了。

十年又十年,行囊里的梦想慢慢褪色,不复原来崭新的闪亮。我翻山越岭游历世界,见过世间百态,接受世人或同情或不解的目光,直至垂垂老矣,我才明白身为一名游离者自己注定孤独。最后,我又见到了撒旦。昏暗的旅馆,陈旧斑驳的墙壁,他站在角落,一身崭新的黑色西装,苍白的脸仿佛笼罩在一层光圈中。而另一个角落中积满灰尘的神龛也似乎发出了微弱的光。我挣扎着起来欢迎他,被他轻轻制止。他走向窗边,拉开灰扑扑的窗帘。霎那间,灿烂的晚霞溢满了整个房间,将墙壁渲染成一种醉人的嫣红。他叹了口气:“我很抱歉基督不肯来看望你。他害怕你。”“你是来带我走的吗?”“不,我无权带走游离者,但是我能带你回到家乡,也算是……作为朋友的礼物。”泪眼朦胧中,我看见16岁的自己瞪大眼睛,惊奇的望着那些漂亮的,待售的梦想。我看见自己跋山涉水所遇到的悲欢和离合。我看见我的母亲和姐姐,我温馨的家,那个我离开后再未回归的家。当周遭逐渐失去色彩,我听见了撒旦的叹息:“孩子,基督不在洛杉矶。”



图 / 侯朔炤

展览
Exhibition

菌类, 人类, 以及自然

Parklife[呼吸在公园]展览

或许到某天, 当我们人类的周遭开始逐渐陷入衰弱时, 当曾经遍覆四野的鲜活生物逐渐消散于世时, 当我们可能只能被禁锢于实心的、不再有任何柔软性的世界里时, 于虚拟现实尝试重新靠近那些曾被忽视的自然力量, 或许将成为我们在被损耗彻底覆灭前仅存的选择。

在线上二手市场里淘到一台2019年的老电视, 插上电开机后, 屏幕里赫然出现了一块绿意盎然的圆形绿地——那是一块仅存的绿地。“我”看见了一株并不长在圆形舱内的身外之物: 一株已经被城市设施纠葛住的, 却无需像“我”一样仅能从「圆圆」的呼吸面罩里摄取氧气的蘑菇。它正从长满苔藓的管道中探出, 奋力向着绿地攀去, 自由起伏地呼吸着。“我”无比惊喜于这株悄然出现的蘑菇, 但这是否就是人类仅可能看见的「最后一座公园」呢?

「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和人类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但一直以来, 人类始终将自身作为唯一足够重要的行动者, 其他物种只能存活在如环境、资源与商业价值的背景性叙事中, 成为为人类事业提供潜在便利的「他者」。然而自然里一株看似微不足道的真菌, 却可能以其惊人的繁殖能力, 在地下创造出一个庞大的菌丝网络, 并牵动着万物的生生不息。

在「挂起公园: 圆圆」和「最后一座公园」微缩文明景观里, “我们”试图建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体验, 启发重思人类与自然、机器、微生物及神秘世界的关系, 展现自然灵性、人类选择和互构处境的相关性, 重新相连起茫茫万物。



挂起公园: 圆圆 | Tenet

策展人 / 何天好 周轶凡

一台流通于线上二手市场里、产于2019年的老电视, 以一层彩色的液晶屏幕将两端世界分隔开来。一端的世界里, 人们大多数时间待在房间里——呼吸机、墙面内嵌屏和虚拟现实眼镜是这个世界里的人手必备的“三大件”。除了蘑菇和苔藓, 人们再没见过除了自身外的其他活物。伴着呼吸机里的统一调配的气体而起伏着的躯体, 只能在虚拟现实尝试一点一点贴近绿地、蓝天、水域、生命。一端的世界里, 人们在雨后放晴的公园里跃动着、呼吸着, 徜徉于绿意盎然的田野中, 置身于空旷的世界之下, 望见着空气中闪光的小水珠。跑在绿地上的人们, 随手往空中一掷野餐后的包装纸, 透亮的天幕开始一点一点消逝。

Parklife[呼吸在公园]展览



Parklife[呼吸在公园]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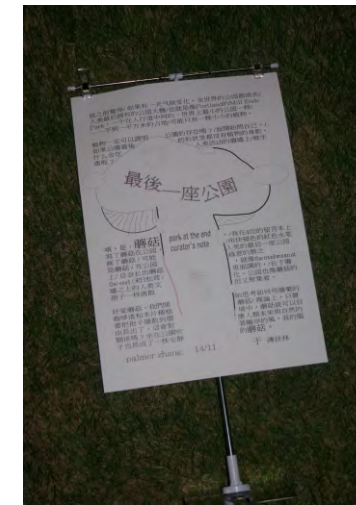
@2

最后一座公园 | Park at the End

策展人 / 黄颖瑜 张聪知

在期望值降低的语境中, 视见零碎的景观、多重的时间性、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断变化的组合, 是得以协作共存、生产「复调奏鸣曲」的关键。在不稳定的后人类时代, 绿地改色, 棕地一寸一寸攀满城市的大地。生态毁坏后的人类文明已无存续, 直到一株蘑菇悄然爬上工业时代之后突进的人类生活痕迹, 为这块颓圮的棕地带回一缕跃动的气息。

作为核爆后最先出现的生命迹象, 蘑菇不适宜人工精心种植栽培。相反, 蘑菇恰恰需要生长在受人类干扰的森林中。是我们习惯于把一切放进温室、实验室里, 是我们总想象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人类的净土。如果自然极度被破坏, 公园已然消失, 人类拥有的最后一块土地的废墟之上悄悄长出的蘑菇, 是否会人类的最后一座公园呢?





就像蘑菇一样 ——对话「最后一座公园」策展人

「校园一角长出蘑菇」这件事, 我们想做很久了。

山坡上一场雨之后冒出来的伞盖, 如同巨大的自然腹部在发出轻柔的吐息, 平静而接近于一种神迹。菌类的确是自然的呼吸, 它代表一种节奏: 存在或是不存在, 分布的密度和广度, 重生或者是永久地消失, 都映射着人类行为的痕迹, 透露着孢子种类、伞盖形状、颜色味道等等信息之外更多的秘密——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 常亮的霓虹和消失的星空, 退缩的绿地和扩张的灰色城市。它们的繁衍指向不同的用途, 同时深刻地融入了人类社会和自然景观, 我们从蘑菇看到的可能是蘑菇本身, 可能是世界的呼吸, 也可能是更多。

Palmer和我说, 如果有一天气候变化, 全世界的公园都消失, 人类最后拥有的公园大概也就是像波特兰的Mill Ends Park——一个在人行道中间的、世界上最小的公园一样, 不到一平方米的占地, 可能只有一株小小的植物。这让我想到: 在摇摇晃晃的后人类时代, 我们或许只能见到棕地一寸一寸攀满城市的绿地。若生态毁坏后的人类文明已无存续, 植物, 或许, 也不一定再证明公园的存在。

夏季的一场雨后, 蘑菇们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 之后又神秘消失。西方谚语里“just like mushrooms(就像蘑菇一样)”, 被用来形容某些事物快速发展或迅速涌现。Palmer说, 人类生命就像蘑菇一样单调但又有机, 人类社会就像蘑菇一样纷繁。好像我们早已习惯的一切都像蘑菇一样自然发展着、而又需要干预和矫正。

这是蘑菇带给我们的一课。



我和Palmer一起完成了这次「让校园的一个角落长出蘑菇」的社会实验,用介入蘑菇一生的方式创作艺术装置、展览和影像。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一直追问和回答:“蘑菇是如何参与编织或是解构人类文明的?”而这篇文章是我和Palmer此次介入历程中一些观察、思考和谈话的现场记录。我们试图以此窥见——蹲得足够低,活得足够隐蔽的它们——能够看到的视角,能够躲避的侵害,能够带来的变化。窥见那些远超我们的注意的一切。

1. 种在二级阶地 The Second Terrace

我们利用咖啡渣和废弃木片、纸条在容器中搭成基质。孢子落在潮湿黑暗的基质上会长出菌丝,进而繁殖成为可食用的蘑菇。

Palmer: 二级阶地是一个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概念。阶地是一种地壳抬升带来的地理现象,很大程度上与河流下切侵蚀露出河床有关。河阶的年龄是自下而上排序的,最低的一层叫一级阶地,再往上是二级。

我开始想,蘑菇是怎样生长的?读到一篇玄而又玄的科学文章讲平菇其实是食肉的,平菇能够在与线虫接触时给它下毒,将自己的纤维注射到线虫身体中,溶解其中的物质。这一切让我更觉得,蘑菇本身就不长在贴地的土壤里,它们长在已消解的系统之上,这无疑是一种二级阶地。

推单车出门时发现,前轮被扔在门口的纸盒抵住,拆开来发现是Palmer寄来待种植的菌包。而“种在二级阶地”也成为我种植平菇时脑内挥之不去的一项“指令”。我邀请母亲参与这场她可能并不理解其中涵义的实验——但她仍然承担了在我不在家的时日照顾这几株小菇,替它们喷水、调整光线和影像记录的重任。

我取出箱子里的菌包,距离它们的抵达已有七天时间,无怪菌丝已然发白成熟。我将它们移植到位于厨房小阳台、被晒得褪色的水盆之中,于顶部划开塑料薄膜,手握小喷壶为菌丝带来足够润泽的水分。楼房里的阳台明亮、干爽而整洁,而蘑菇却恰恰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安然成长,我只得反向进行人工干预,让它们长在晒不到太阳的水盆里。而幼时旧有的小鸭毛巾被剪开、打湿,是正好足以覆盖在蘑菇头上大小的尺寸,蘑菇,就这么长在了二级阶地里。

蘑菇抽芽得很快,除了潮湿和阴暗它们别无所求。当菌盖发育得像花蕾大小时,便蓬然间迅速铺开了。平滑而略微凹陷的菌盖层叠在一起,但当面对仅有小指甲盖长度的菌柄,我只有蹲下侧着头方能看见已经开绽、呼吸着的菌褶。能望见细密而纹路清晰的伞内褶,便望进了能茁然矗立的饱满伞朵。



2. 停!在尽头 Park!@ the End

我们将种植出的蘑菇带上公交车, 带到校园中展出, 在周围拉好隔离带, 并竖起「最后一座公园」的路牌。

到了蘑菇差不多长成的日子, Palmer从香港过来东莞, 来与我一起完成将蘑菇带到校园的工作。我们用吃完的奶香曲奇空箱为蘑菇裁出了一个运送舱, 惯常来说, 蘑菇不需要特别的呵护, 它们会漫山遍野地钻满潮湿阴暗的罅隙。但在到处都坚硬、实心的城市设施间, 菌盖、菌褶、菌柄无一经得起太过剧烈的摇晃和碰撞, 因其无一可以依靠于松软泥壤, 无一可以庇躲于枝干叶下。有回弹性的瓦楞纸皮是我们暂时能找到的, 于它们而言相对温和的小舱。我背着它上了公交车, Palmer举着相机, 将镜头摇向了座椅末排的“安全员专座”——仿似是为它量身定做的那般。安全员? 谁是城市里的安全员? 在食物可能濒临匮乏、绿地消耗殆尽的未来, 城市仍需要守护的安全还存在于何处?



公交车从塘厦见到凤岗,在找不到路的司机开的的士上面继续摇晃,蘑菇终于在深夜抵达了仅存的那片绿地——我们在隔着屏幕看到时就已选定的,全家福前的这块,绿意盎然的圆形绿地。这块位于大片灰色水泥地之中,被具有现代便利性的快递柜和便利店包围着的圆形绿地,用友人的话来说,仿佛是一块“理论上不太像会出现在那里的草地”,“很像从一个任意门掉落的独立小世界”。蘑菇卧置于此,它们最终从水管探出,向着绿地攀去,但却暂时还爬不出城市设施的纠葛。

我们为这株蘑菇拉上绿色的尼龙材质的警戒线,立上牌子,声势浩大地宣称这是人类的最后一座公园。Palmer给最后一座公园赋予的英文名是“Park at the End”,如果改变一些讲出口的停顿语气、或是写下来的标点符号,它便成了“停在尽头”。

在深夜里注视着这仅存的一片绿地,我想,如果它也终将消失,可食用的蘑菇还可能继续长满城市角落、爬上每一处水管,和苔藓、铁丝纠缠共生吗?专座最终还有可能会可以因为蘑菇长得过于普遍而被撤销吗?



3. 漫长的复合 Our Relocation

我们将伞朵从菇体上切割下来,蘑菇照见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像是朋友摊开心扉,也像是母亲诞下亲女。粉红色地,它们像花瓣一样掉入油锅,如果我们吃掉蘑菇,它就不存在了吗?

除了那株被带到校园、被委任承载公园意义的榆黄菇,另外一株比它更先长出的粉平菇被以另一种方式观察了——被撷取与食用。当我们想起地球上的真菌时,首先想起的总是这一它们参与人类社会的最常见方式。

Palmer来东莞的那天早上气温骤降,我推开阳台门最后一次观察这株已经足够成熟的粉平菇,当娇嫩的朵蕾旋转般延展开起,不存在含苞待放阶段的它们已勇敢地迎着被收割的时刻。从肢体到足部,粉红色地渐褪,我尝试具身地去想象这株蘑菇在只有几天的生命历程里,稀释变淡的鲜艳、愈发密集的褶皱和变得庞大的伞盖。

采割开始了。我按下相机的拍摄按钮,Palmer先拿起这柄并不太锋利的刀。他切割得很慢,我注视着他细致地分解这簇蘑菇的每一柄。他喊我找来白纸摆置切割下的每一朵。按从大到小的序列。将采下的每一朵盛放平铺于白纸之上,我们以期为蘑菇被采下的这一状态留存更多一刻,哪怕一片刻,蘑菇断离后的一片刻。Palmer说在那些片刻间、只听得到呼吸声的安静里,他和在阳台上生长的这株蘑菇像是有了交流时刻。他说用钝的刀切割蘑菇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某些感官被剥离成蘑菇的视角,所以他站起来把相机的位置调成矮矮的,把刀交到了我的手中。

Palmer: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对母女,她们一左一右地被蘑菇隔开,母亲非常认真地,像她熟练地做家务那样切割着蘑菇,但仍时不时不忘注视着在旁配合她接住和摆放蘑菇的女儿,间或指责她摆错了位置或是手脚太慢。尽管母亲明明也可能在不时发生的厨房事故中遭到女儿的嘲笑。这样的对话大概会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但此刻伴随着她们手上的动作,让我觉得这样的对话发生在这样的情境中,像回南天墙壁渗出的水珠一样潮湿和朦胧。我开始想,伞朵离开母体后要用多久时间才能弥合钝刀割出的罅隙,而我们要用多漫长的时间才能与自己原本的生活和解呢?



切割完成,母亲加入红萝卜、玉米粒和油菜烧出一道热气腾腾的炒蘑菇。我问Palmer,被采摘下的蘑菇就此停在尽头了吗?他说并不是的。倘若它们是自由诞于人类的废墟之上的蘑菇,那么就更不会就此停下了。它们并不在意成为人类的食物,不在意被那些磨损着周遭一切的人类吃掉。它们依然会以自在盛开的形态掉进油锅,更多的它们依然会自由灵动地悄然蹿满城市的各处角落。



4. 向上看, 然后呼吸 Look Up, And Exhale

蘑菇形状的云飘在蘑菇形状的路灯上面, 进入大脑后盖的气流在海马体刻下蘑菇形状的印痕。我们生命中, 大大小小的蘑菇总交替往复地出现。

Palmer: 今年Parklife展览的母题叫「呼吸在公园」, 提到呼吸这个词我无法不想到去年的整个冬天我几乎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读Ted Chiang的《呼吸》(Exhalation)这本书, 以及玩一个叫做‘极乐迪斯科’(Disco Elysium)的游戏。这两个作品都对我当下的生活产生了蔓延着电子管铁锈味式的影响, 让我开始用「拨动金箔」一样的方式进行关于存在的思考。当我在脑海中估量人类或许拥有的最后一座公园时, 蘑菇的形状填满了这页小小的白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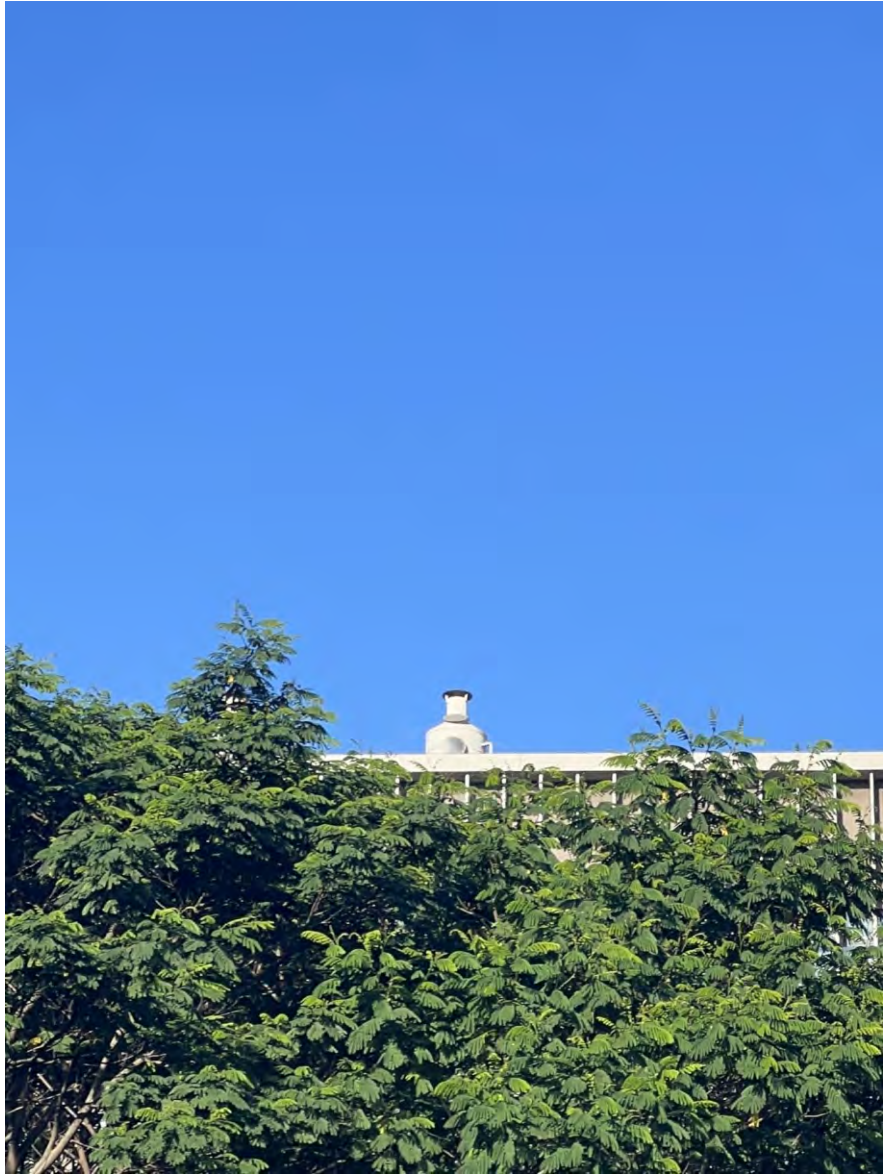
Palmer回到香港后, 有一天突然给我发来一张他在超市里看到的蘑菇, 两盒被封在透明塑料膜下、被装在黑色塑料盒里的蘑菇。在我家阳台上种植的“榆黄菇”和“粉平菇”, 此刻在透明薄膜之下, 被冠以“有机黄金珊瑚菇”和“有机玫瑰珊瑚菇”的美称。Palmer说, 看到这两株蘑菇, 他更愿意相信它们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了这世界上。

当蘑菇占领城市, 饱满的菇朵被批量切割, 送进工厂里在流水线上完成封装时, 它们可能经历的可能便是: 被某一户人家采购回去, 放到汤里、炒菜里、边炉里, 成为满足着人们的口腹之欲的食材, 成为得以让人类继续呼吸运作的食材。

很多蘑菇消失了, 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很多蘑菇长出来。Palmer说思考蘑菇与人类的关系时, 总让他想到来自惠特曼的草叶集的一句话, 「茫茫相似将万物相勾连」。

在这株蘑菇的消逝之际, 在天上的、地上的蘑菇其实也还这个世界中扩张着。蘑菇之于人类, 或许只是不仅限于单一物质实体的一种载体, 它们或许是人类用于承载自己对于理想未来的投射体, 或许是人类为自己留存下的抬头望望的一丝牵系, 或许是人类在低头休憩时为自己蕴藏下的一缕灵光。

从这种角度上来说, 蘑菇像是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模糊图像。最后一座公园的最终理解方式, 或许其实是我们如何看待蘑菇作为象征: 消逝的是哪一部分, 不会消逝的是哪一部分。可能这些模糊的、相似的蘑菇在个体感受上永远会存在。先抬头, 然后呼吸, 就像蘑菇一样。



贡献页

投稿作者

杜 可	2021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李雨轩	2022级	祥波书院	金融工程
李泽孚	2020级	思廷书院	理工学院
李知航	2021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梁倍宁	2023级	第七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林之源	2023级	厚含书院	理工学院
黄颖瑜	2018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潘 越	2022级	道扬书院	理工学院
欧国维	2023级	第七书院	理工学院
王清玄	2019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王侑欣	2022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温朗萱	2022级	祥波书院	理工学院
叶润博	2022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
张聪知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张若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室/拓展处		

插画作者

侯朔炤	人文社科学院
刘 晶	理工学院

封面、封底、绘图、设计

陈彦升	2020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	-------	------	------

特别鸣谢学生策展团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社会实践中心 下属学生组织 Parklife 生活在公园			
曹乐融	2022级	祥波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陈芊霖	2021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陈沁源	2020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郭子申	2022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何天妤	2021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黄颖瑜	2018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谭淑敏	2020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沈睿麒	2023级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王静文	2020级	逸夫书院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叶舒寰	2022级	逸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赵书阳	2021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周轶凡	2019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杨梓浩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张聪知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719室 Address:W719,Administration Buiding

Copyright © 2023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3年 12月深圳第1版

Dec 2023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190mm×195mm

Format 190mm×195mm